祥異 兵燹 附

災祥之志恐猶史家之有天官占候也洪範徵人事先之故雖微必錄一郡掌故兵燹無取于廣遠故非境內不
書也兵燹冬由海道軍興在往事系土之等或
亦有資焉

秦始皇時長水縣即由拳縣亦因
秦始皇時長水縣即由拳縣亦因城門當行而城陷
沒爲湖一老嫗日日往汲門侍欲綳之嫗言其故
嫗去後門侍殺犬以血塗門嫗又往見而走去不敢顧

忽大水至淪陷爲谷因目曰谷水出神異傳

漢海鹽縣淪沒爲柘湖移治武原復陷爲當湖今柘湖在
華亭界又湮爲平陸矣
三國吳大帝黃龍二年庚子春二月由拳野稻自生
晉成帝咸和六年辛卯春正月丙辰月入南斗占曰有兵是
月石勒將劉徵從海道入寇殺畧婁武進二縣
晉末亭林地裂數尺中有波濤聲探之火起
南北朝宋武帝永初二年庚申夏六月白烏見吳郡婁縣太
守孟顗以獻
宋太祖建隆初濺湖三姑廟後一山湧出波浪中隱隱
如人物之狀久之寖大
高宗紹興四年甲寅冬十月丁未夜華亭縣大風電雨雷
大如杨枝實壞舟覆屋五年乙卯冬十月丁未大雨電
激射如箭覆舟壞屋海水大溢擁巨鰍臥沙上高齊縣
譙長百丈領骨長二丈五尺眷骨如日民竊其肉轉鬻
九年己未大饑斗米千錢道殣相望二十九年己卯華
亭大饑民食糠粃
孝宗淳熙十年甲辰大風有二龍戰于澱湖殿宇浮屠爲
之飛動頃之一龍蟠護其上遠近皆見之
度宗咸淳六年庚午冬十一月華亭縣大水
元世祖至元二十九年壬辰夏六月松江水災

成宗大德五年辛丑秋七月朔戊戌大風屋瓦樓楯掣入空中繼而海溢殺人民壞廬舍　九年丙午旱蝗明年饑

仁宗皇慶元年壬子秋八月大風海溢　延祐元年甲寅大旱

文宗至順元年庚午閏七月大水昌村郭塗相藉

御製曰上官府祈晴書暑　肯公孫弘對策于漢武之朝有曰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陽和則甘露降五穀登六畜番嘉禾興朱草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觀今日上下之心和邪不和邪傷天地之和氣者誰與使竹風口雨祭竹者誰與凶年饑歲老弱轉乎溝壑矣當此之時爲民父母不以出巳飢之由巳溺之心處之而泛泛然迎請超果寺觀音大士至普照有同胞之愛大士至誠則大士不至誠者盡心力而爲之感格則災異君和氣者盡心力而慧日自生矣人事盡矣天道應矣故為今之計莫如

順帝元統二年甲戌夏五月雨也大者如雞子小者如蓮至元二年丙子歲饑夏六月民訛言朝廷欲括童男女一時嫁娶始編時相傳訛愈甚鞭撻爲奴婢人家那女年十二三以上者即以己女冒名嫁雖宰相家亦然竟莫知所起自後配配不實者各杖一百離異者倍之或夫棄其妻或妻悔其夫或因此配合之大變從古未之聞也平江路總管府判官成允元下天此亦天明子爲增明年內一了

六年庚申冬閏十月癸卯夜松江普照寺西業幡者失火延燎五千餘家重門邃館梵宇靈宮俱盡惟夏氏收藏書畫樓獨存　八年戊子夏

四月大水　十一年辛卯夏普照寺僧房一樹忽開花

十五年丙申秋七月巳丑夜松江孫元璘泊舟西門下見一星大如杯椀色白而微青尾長四五丈光燄大耍然有聲由東北方飛入月中時月如仰瓦狀之無偏倚

明年二月官軍亂越三日苗軍乞復大殺掠兩月乃息

鳴者三不一月苗軍至又兩月屋燬于兵　十七年丁酉

上海民家雞伏七雛一雛作大雞狀鼓翼長鳴　二十年壬子夏四月朔辛巳日將沒忽無光作焦葉樣大黑如夜星斗燦然食頃日乃復明

別茲謂分威日蒙微而日有食之據顧志所載似是日食之故存之以備攷

二十二年甲寅秋八月上海民家鬬牡狗生小狗八其一爪吻紅如血　二十四年丙辰夏四月楊巷西清菴廊柱有聲如以桶覆水而擊其底者　以手按之則振掉而起凡十九聞皆然經時乃止乾坤異變錄人君宮室鳴六月乙卯漏下四鼓江海沖湖水湧起三尺餘平江嘉興路亦然五行志水自盈亦兵興　二十六年戊午秋八月上旬牧羊兒見流星自南而北即此時也志云中隕一魚是日縣市人見流星自南而北即此時也

大頭魚人民失所之象　元末金山鐵工張氏婦一產三男

陽維禎詩　君不見羌胡之婦生虎
狸造物好惡怪癡兒以爲奇金村鐵婦不畏健于能
連千斤惟懷雄弗知十月期一誕二子如母歸舍來
賀子公相出笑親戚來賀子車蓋牛光輝甲冑馳走
聞有叫三豎內有鬬雞兒歷和古牒如元龜白牛
三聯枝我聞其吉信且凝陰陽者流來自北張衣瑞鳳
未聞瑞南閩四夷徒都非有條紹孔本尚踐乃事
十引胡咨儀倫日唐口驗後事不爽介弟圖三戒

明太祖洪武二年庚戌秋七月十六日大風從海上來摩沙嵅
空中有物如烏蓉亂飛又類屋庳南檐市簷竿篙之折
乍沙閒漸下集于里人林彥英家風息視之蚯蚓周
皆楮幣也今其家猶温藏人呼鈔飛林出林正大傳
後至元丁丑青村鹽場有蕭一枝飛空中夜有鈔
隨之而飛集于里人林倩拔山村如記曰
戒明水樂初連歲大水常閣上與此事

十一年冬十月地震動牆十一月始解　十六年
甘肅牛馬有生死者　十七年夏四月地震北
兒西北砂石風一日俄收烈
十八年庚戌秋九月十日有風如

萬已而地大震聲如雷鳴
九如火聲如雷（戊午大明
其宋正德四年己巳秋七月
水溢昌府庭瀕海島原人
樂乙南禪寺樹鳴北山有
西向南禪寺樹鳴北山有
死者相繼絕雖數年而無
皆浦中水原
傳聞經家樹鳴夏
大風次日圖民

末夏六月龍見黃浦東南所過焦禾壞屋　十三年乙
秋八月大水有九龍鬬于海　十四年己卯秋八月大風
雨損稼民飢　十五年庚辰春二月丙戌雷火燬金山衛
城樓及華亭縣學奎星樓
世宗嘉靖元年壬午六月上海民萬全生子頭左右有肉
肉日在額上（其形如釋道家所畫夜又
作聲亦不類人或謂旱魃）秋七月□□上
海大風雨壞官民居崇壽寺銀杏大數圍拔而仆地至
冬一夕自立二年癸未夏六月朔□□上海大雨震雷
火燔松江道院經日始熄　三年甲申春二月□□夜地
震八年己丑秋七月飛蝗蔽天颶風大作驅蝗入海遺

種化爲蟹食稻　十二年癸巳夏六月中駁起颶颶鎮禾
苗傷盡　十八年己亥秋閏七月□□上海海溢大風漂
沒數萬人　二十三年甲辰二十四年乙巳連歲大旱赤地
米穀湧貴米一石值銀一兩六錢前此未有　二十六年乙未泖中有古
木爲蜃出沒巨浪中風雨狂驟咫尺莫辨　三十年壬子
地動白毛生長七八寸民間牀壁下亦有先是民
謠曰地上白毛生妻兒老少一同行　高橋
鎮民家雞作人言其言曰燒香望和尚一事兩勾當　明年倭奴燒香羊
山遂登岸焚掠人民逃散按陳志辛亥生白毛乙卯雞
驗從之　三十一年癸丑颶颶鎮有婦人生髭鬚　三十二
年甲寅三十四年丙辰上海大疫民死將半六門日出轉車似百數館肆不
三十五年丁卯夏黑眚見
宋相公墓無收斂者
三十九年辛酉夏陰石干率亭五舍鎮旋數月其石自動
一夕風雨失去　四十年辛酉夏五月癸酉佘山麓九駁
大雨徹晝夜平地水丈餘秋大水田禾淪沒殆盡
歲饑　四十一年壬戌復大饑　四十五年丙寅秋上海縣
風雨大作壞城市閭舍坊表石柱皆動搖
穆宗隆慶元年丁卯春二月上海枯樹中烟出如縷夏四
月民家生一豕左蹄爲人手冬訛言遣中使選宮女民
間男女數歲者皆婚娶無虛日配多非偶　二年戊辰春
正月率亭秀野橋油肆火延燔數百家風飄飛燄林木

俱焚六畜死者無算冬十月雷電桃李花麥秀梅杏實

三年己巳夏六月朔癸酉海溢大風從東南起人畜漂沒無數如嘉靖己亥

神宗萬曆二年甲戌冬十二月丙辰大風自西北來倒屋拔木飛瓦一晝夜不息三年乙亥夏五月丁卯大風海潮壞捍海塘漂闕六百五十丈漂沒廬舍死者數百人鹹潤入內地經歲田爲斥鹵五年丁丑夏六月陰雨連旬寒氣凝凜如冬田成巨浸

姚鏌苦雨詩　君不見視融行令能爍金六月飛霜猶凜凜鵂食積雨經旬不暫歇蚯蚓鳴蠻十室欲沉童子長吹笛蒲萊荒棚鼯漠迷空堦小室孤燈怨孤笛夜深風急捲屋茅漂流衾枕何蕭瑟

雖子我欲耕曾田閭閻朗爲田人一至此野翁謂予且勿嗔致災召咎良有因近聞大吏催科急十室有九裸其屯三木囊頭色憔悴重金繫脛行遲迫朝鴻爲人分修濬公庭高數丈塔面碧卓成門不開日光城警花畫夜鳴紅蕖三畏殺氣愁雲結天明此事轉欲戲眼前無暇悲婁妻和坐寬魂聲哽咽我聞此語淚如泉我廬望窮天外猶未霽茫茫四野來苗舍來年雖收難入磨木綿初發那得鉏歲晚登已罔一催租復爾將如何

六年戊寅冬澱湖湧水成山約高數丈長二里許先是居民聞鳶馬聲從牖中窺之見燈火千餘及明乃見水山月餘始融釋十年壬午秋七月戊辰海潮溢過捍海塘飄沒人畜無數大風拔樹屋瓦飛空中如燕雀雨徹晝夜壞禾豆木棉歲饑冬十月丁酉上海暴風從西北來舟皆覆沒縣丞曹詩以公事至府刷死

陳所蘊大水歌　街頭小兒舞一足石燕飛飛江水綠
白日歷景天無光大風蓬出空谷咫尺不辨風馬牛
咫尺俄見陰雲簇飛廉前導玄冥從銀河倒瀉來碧空
簷頭直街一足練飛泉噴薄巨鱸峯奔騰馳驟乾坤沸
千騎萬騎進雲中茅屋家家吹折角上漏下濕身無着
檐端下注山鬼愁魚遊戲處乘短桴人民在在掃輕櫓
翠竹牽風挂簷宇野田是處食須懸釜長鯨吹浪張雙目
床頭襆被綠苔新晨炊蓂莢炊蓬鼓腹揚鬐厭人肉高位時見簪珥遺樹抄還看桂髓髑
此邦之民亦何辜纍纍槃都葬江魚腹前年大水漂我禾
十粟直錢三百多去年大風傷我稻白骨蕭條伍青草
今年風雨一朝并四野哀哀真可憫
君門萬里誰爲軫廟堂不念閭閻空可農祇告太倉窘
須史且下催科令箠楚之下胡寧忍誰爲疏請寬民租
誰爲發粟拯剝膚生民之命乃如此嗚呼蒲良足
履可嗟乎安得雨暘時若化蔵壯黎鼓腹歌康衢

年戊辰春二月乙未雨黃沙晝晦如夜是日大雨平地水深丈餘無麥禾秋多異雷颶風無禾蔬上海志曰

十一年癸未春正月朔乙卯地震有聲　十四年戊辰春二月乙未雨黃沙晝晦如夜是日大雨平地水深丈餘無麥禾秋多異雷颶風無禾蔬上海志曰

十六年戊子春大旱延壽院在禮

正月癸卯木介晴雪之朝忽聞雷聲自春迄冬惟雨月晴明惟晚稍佳每晝收數升米是歲七穫民家生八足豕小蒸

鎮顧氏家黑豕化爲白　十六年戊子春大旱延壽院在禮

塙　塙頂銅盤中有物如饑盤旋其間數日方去或曰此旱魃也

滙

夏五月壬辰大雨平地水深丈餘無麥禾蔬上海志曰

木葉自經及赴水死者甚衆

夏四月民家屋壁有白蟲如粉針五月大水秋七月壬

水如箸大饑夏五月大旱至于七月不雨六月癸巳月

申大風拔木什屋田禾皆盡民大饑食糠粃繼以草根

中飛雪紛若吹絮擊之皆六出　十九年辛卯秋七月辛

巳上海海溢自一團至九團幾及百里飄沒廬舍數千家男女萬餘口六畜無算大雨徹晝夜平地水二尺餘城門晝閉工午訛言倭寇至民爭入縣凌藉死者數十人是日居民潮至群走遂傳爲寇警求尸海濱冬十月雷電時作晦夕大震　二十年壬辰夏六月癸巳府儀門前檻自傾傷七人四人隨死秋七月趙果寺南民家產一雞冠散垂如綾中有一肉冬十月丙午地震　二十一年癸巳春正月巳未府堂堦下有黑氣冲西北去　二十二年甲午春二月有鹿自大餘口狼山渡海循海南行至上海在北黃浦中絕流而過縣官以十餘艘載矢石擊殺之五百餘斤是歲有馬躍一府堂

鳴地震起西方至東南屋宇動搖漏盡三刻乃止　二十五年丁酉春二月青浦降黑雨著白衣如點墨夏五月戊午大雷雨鍾賈山毀起崩其西南隅　二十六年戊戌春三月上海二十九保民家婦有娠忽嘔出一兒寸許形體畢具驚擲之即失所在是歲秀野橋張氏竈下地湧血　二十七年己亥秋七月甲戌薄暮聞空中鬼聲俄而徧地鬼鳴時以紙炮震之民間譌曰天上鬼車叫城中俱放砲不知因甚來朝廷要納鈔次年果有抽稅之舉太監孫隆率奸徒建稅司于雲間第一僑北支河悉置鎖柵令械船四出巡攔商賈被害民不堪命是歲新場民嚴四家生一豕人首白體鼻方而長前足皆人手　二十八年庚子上海倉側民家產水犢兩首

六足前四後二一二十九年辛丑夏六月癸未大雨晝夜不息北鄉田禾盡沒氣忽寒凜三十二年甲辰有二龍鬬于黃浦在孫家灣其旁大木盡拔民廬數十三十五年丁未夏六月有五色大鳥集華亭三陽蕩高六尺許首有長羽颺颺時鄉人逐擊得之重可四十斤其味甚美秋九月有二虎浮海至金山衛或曰藩魚所化昔倭亂時亦有二虎暴于海上三十六年戊申夏五月疫起鳳皇山在張東海墓側其地至今成潭六月有白龍見于黃浦龍葬港目光如電一神人立其首三十八年庚戌春三月庚子夜鄉城鬼嘯自昏徹旦壬寅太淸巷外有二馬奔入府廳至四十年壬子夏四月葬亭民徐氏家

四足二尾四十一年癸丑夏五月庚申夜大雨林寺塔焚三級火三日不絕戊寅夜雨雷電有聲數百死唐橋鎭北四十五年丁巳冬十二月己未水至震雷聲電四十七年己未春正月朔乙酉五更鬼嘯自東南至西北

光宗泰昌元年庚申冬十月癸巳五更震電昏晝四塞日色黯白壬戌雨沙薇日二年壬戌春二月庚寅晝晦癸卯天鼓鳴地大震丙午復震海上地生白毛冬十二月丁未地大震聲如風雨自西北至東南屋宇動搖久之四年甲子春二月甲

辰烈風雨沙日白無光是日晝雷聲民居有傾者　五
禾苗歲饑秋七月辛未地震若雷聲民居有傾者　五
年乙丑春三月雨雹大如雞卵杯盌損麥夏四月己亥風
霾六月夜聞空中兵刃聲南郊古樹出血　六年丙寅春
二月辛巳大風雨雹殺麥秋七月潮至大風雨雨晝
夜拔木仆屋水盈數尺府譙樓傾辛卯大風雨拔廬舍
冬十二月大雪一夕五尺餘竹木折鳥獸多死
懷宗崇禎元年戊辰春二月雨雪　二年己巳青浦大水
三年庚午冬十一月戊辰雷　四年辛未李亭洄涇鎮婦人
李氏化爲男生一子　李氏嫁郴人已成孕

出見親黨　七海沙岡有虎出蘆中傷稼壞廬舍　八年乙亥春大水二
五年壬申大荒米穀騰貴民饑　六年癸酉春二月雨沙秋
七月丙午大風雨傷禾稼壞廬舍　八年乙亥春大水二
月民訛言夜有狐妖沿海凶傳僉謂男女奔竄　九年
丙子春二月癸丑雨黃沙秋九月舉亭民家生一雞三足
冬十一月癸亥舉亭雨血郡人李雯十二月極寒黃浦
有雨血時　十年丁卯雨紅沙如血　十一年戊
春　十年丁卯冬十一月丁卯雨紅沙如血　十一年戊
寅夏四月己未舉亭包家橋婦一產三男　十二年
己卯春有大魚至海濱　在金山衛天妃宮前墨色鱗長數十丈日中容三人劍之
腸如車輪五長丈許取其脊骨作月盛米四斗
煎其骨可然燈在青村者白色差小皆無精　夏超果

寺鐘自鳴釜底煤皆作花

冬至大雷雨　十四年辛巳春二月湖内午降黑霧甲寅雨黃沙陰晦四塞三月戊寅風沙蔽天是夏大旱糜米粟湧貴饑莩載道五月興聖院塔後井間出泉味不甚甘知府命塞之秋八月戊午海潮日二至是月大風雨水害禾稼止

十五年丁酉春塑師生遇雨化爲飴蟹秋七月有雉升府治屋而雊冬十月内午冬至夜半疾雷迅風海雨折木飛瓦　十六年癸亥冬十月湖癸卯黃霧四塞明年春正月霾亭縣火焚兩廡金山衛枯樹自焚池坎流血二月有四白燕巢于府城東門

晉

咸帝咸和二年丁亥蘇峻反分軍東下遣張健管商等進攻吳郡焚掠海鹽嘉興婁縣前義興太守顧衆起義兵吳中人士同時響應由婁縣東倉與賊別帥交戰破之進討健于吳城

六年庚寅在勒將劉徵由海道入寇婁縣

安帝隆安三年己亥孫恩襲據會稽于是吳郡陸懷吳興丘羨等凡八郡一時皆起殺長吏以應之部加劉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牢之引劉裕爲參軍共討之恩驅男女二

餘萬俱入海吳國內史袁山松築滬瀆壘緣海備恩明年
恩寇滬瀆害山松仍浮海向京口劉裕累戰敗之尋海要
截復大破恩于滬瀆

梁

武帝太清四年庚子侯景使侯子鑒率兵入吳吳郡迎降
元帝承聖元年壬申王僧辨陳霸先敗景于石頭景至晉陵
得餘兵因驅掠居民東趨吳郡僧辨使侯瑱追之戰于松
江景大敗乃自滬瀆入海至胡豆洲太子舍人羊鵬斬之

陳

送首僧辨

煬帝大業九年癸酉劉元進舉兵應楊玄感吳郡朱燮昌爲
崑山令知天下將亂謀于學官起兵民苦役者赴之如
歸攻晉陵管崇合兵共迎元進據吳郡隨將吐萬緒進軍
討之斬崇然從亂者益衆煬帝令江都丞王世充發淮南
兵擊之元進變服從

唐

高祖武德四年辛巳杜伏威遣將王雄誕擊李子通子通降
輔公祏聞人遂安據崑山無所屬雄誕以崑山險阻難以力
勝乃單騎進城下說諭遂安感悅亦降

僖宗廣明元年庚子黃巢入潼關僖宗幸蜀海寇王騰竊據

華亭先是華亭之南境金山北境上海青龍皆有鎮將勢
孤不敵鎮海軍節度招討使周寶分兵戍之
昭宗天順四年戊戌吳越王錢鏐遣顧全武扳華亭置鎮遏
使于諸縣鎮以士之豪傑任領焉

元

順帝至正十六年丙申春二月朔壬子張士誠兵至吳江元
帥王與敬戰敗退屯松江謀絕水寨于泖山湖諸處令上
戶供軍食陸持兩端時江浙右丞楊完者以苗軍駐守嘉
興遣神將鐵水練思陰圖之庚午與敬逐與萬戶戴刘思
等盡驅合溜括財帛以行完者遣神將蕭庥引兵突至據
郡城所統猛獸焚劫慘酷火一月不熄屍骸塞路水爲不
流僅有免者皆割耳殘膚越五旬而與敬已降士誠偕其
將史文炯破泖山湖柵苗軍夜遁士誠以文炯鎮松江

明

太祖吳元年丁未秋九月大將軍徐達攻蘇州松江知府王
立中以城降未幾以荀玉珍代之會達檄各府驗民田徵
糧鹺城上海民錢鶴皐不奉令結張士誠故將韓復春施
濟衆衆三萬餘人攻府治通判趙敬率妻子十八人赴
水死玉珍棄城走追殺之鶴皐自稱行省左丞僞署官屬
以姚大章爲統兵元帥據上海張思廉爲參謀施仁濟谷

子盛爲樞密院判令其子遵義率小舟數十走蘇州欲歸張士誠求援達遣驍騎指揮葛俊進討破遵義于漣湖蕩鶴皐拒守俊攻下之檻送鶴皐伏誅俊欲屠城知縣馮榮初被執不屈賊拘之獄中至是力爭于俊乃止上海知縣祝挺出走起義兵復邑治斬大章及金萬戶函首送俊故官兵不及境誣連者皆得免

成祖永樂十三年甲午倭寇海上突入金山衛指揮同知侯端巷戰大敗之追擊焚其舟自是百餘年不入犯

世宗嘉靖三十一年壬子倭誑東其夏轉掠至寶山百戶宗元禦爲叛戰死賊據楊氏居掠數日乃去

按是時倭寇皆薩摩州人而導之者徽人王直杭州虎跑寺僧徐海也初開廣海外互市有所倭使爭坐相攻殺遂泥市船司市如商得王爵貨負其直則倚貴官家抑之爵人不能歸頗爲奸貴官則使官兵逐捕故爵人怨而直與海藉以逞直故貿易禁物爲諸島所信因據薩摩之松浦津爲通逃藪知薩摩人喜爲寇遂引入雙嶼港蠶食海濱徐海代領其叔徐碧溪之衆雄海上自稱天差平海大將軍而陳東輔之浙江巡撫朱紈帥師破雙嶼追擊之于南鹿諸洋幾擒直而閩浙豪右以賊平則失外府幼紈殘橫專殺紈不勝憤仰藥死自後

撫敢言海禁事居數年而寇亂大作東南魚爛矣直之黨有王汝賢葉宗滿海之濱又有蕭顯葉麻辛五郎云三十二年癸丑春三月戊寅倭犯青村所焦墩百戶王河帥隊長陳九等倉猝出禦敗死賊遂掠下沙諸處縱橫海上莫有議擊者月餘去攻乍浦　閏月賊蕭顯自浙至寶山肆掠通判劉本元統鎮江上海民兵禦之夏四月祭未遇于連宵率橋大敗本元沉菰蘆中一日夜僅免時上海未城知縣喻顯科遁走賊焚掠縣治去　五月巳酉賊衆三百餘自漕涇普子廟登岸以兵刼舟山鬧港與水師遇于高昌廟海門已賊自海口入合周浦賊共三百餘艘寇上海縣治太平寺縣令樊上海僧船鉋渡我兵不利壬子賊千餘從大

鎮海衛指揮武尚文建平縣丞宋鰲統兵巷戰與前鋒丁爵指揮袁某皆死之兵民亡沒過半焚縣署廬舍里市爲墟壬申賊復至上海鎮撫吳賢戰沒于黃泥浜自是浦東沿海二百里賊往來無處昌諸語以湯克寬充海防副總兵駐金山　六月辛巳賊自宋家港焚掠上海西境六合知縣章邦政追擊于小灣壬寅賊駕海舟入上海北宮前刼舟指揮黎鵬舉鎮撫胡賢禦之鵬舉被創賢死焉都司解種帥兵力戰于四墩與國子生梁家東斬賊八十餘級乃解去知府方廉乘間築上海城撫按奏設海防道駐守

以董邦政爲按察僉事領之　冬十月蕭顯據南沙官兵失利方廉增修府城爲守禦計　十一月乙巳賊薄三林莊南滙所

三十三年甲寅春正月辛丑蕭顯駕七巨舟入吳淞江夜泊宋家港分兵四劫崇明水兵船在東斥黎明接戰黃浦中敗績顯遂遁上海東門穴民樓瞰城中董邦政以神鎗殺賊出兵斫營亦頗勝二月乙亥賊解去邦政遣縣丞劉東陽追擊于太平寺東陽奴之會兵備任環統民兵及少林僧八十人來援戰于蔡謝馬家浜斬獲頗多援兵不繼僧人有四堂天豹古峯諸人皆陷賊中

賊于五里橋至習家墳又敗之顯走據史家浜浙撫王忬遣參將盧鏜浮海至戰于界浜焚賊七舟斬首八十追圍之南城賊潰入浙境　三月賊劉三帥衆入吳淞江總兵湯克寬帥耆民施大鯨等出師擊之斬首百七十餘級餘悉就擒祭玄羣賊自黃浦出海大風雨船多覆乃復登岸蕭顯據下沙新場陳東徐海據柘林葉麻三據周浦相犄爲守將徐學夔坐失機把總婁宇代之收合散亡與把總陳習慶挫賊鋒軍勢稍振乙丑倭九十餘人自濼闕焚舟直抵府南門燬軍儲南倉居民廬舍四百餘及新造海船

時議用海船凡造十隻費幾萬金
所會大戶悉破其產而無濟實事　千戶童元巡檢李叢祿
戰死　夏四月庚午官兵從海口追賊百餘至府北門賊
皆飢敝至黃耳祠始得食無要擊者詰旦竟渡浦趨張堰
轉掠至漕涇壬申賊五百餘由上海陸道逼府東門教授
韓崇福射殺三酋乃邨祭酉焚劫西門長橋兵備任環統
兵出戰自辰至午轉戰至北門賊散去焚掠自北俞塘南
抵仮橋七十餘里火三晝夜不絕甲戌西過廣富林劫唐
行鎮分掠朱家角沈巷林家角蔣澳塘至青浦奪漕船棄
糧水中載所擄獲入海巳卯賊八百餘人自閔行抵西倉
遣錢治盡伯小橫涇分掠顧浦東白龍至吳淞佛郎機懼其二酋兵殺其一
乃退入白龍潭寺殺數百人次日劫金澤鎮辛丑復掠橫
瀝涇任平原村丙午過章練塘入朱家角庚戌自風涇低
長橋西長四人臨城城上發佛郎機懼其二酋兵殺其一
章練塘至楊扇　五月朔戊戌賊七百餘列陣南門西至
金澤鄉兵浙兵三百餘艘闖之馬家壜癸丑賊潰闖走半
入風涇半出石湖橋山東省祭官孫鏜帥衆追及度橋弦
絕復張伏起無援與從者十人俱死賊據上橫涇中書馮
豹家遣艘據斷路港邀避難者鄉村無完宇丁巳以南京
兵部尚書張經總督南直隸浙江山東福建兩廣軍務時
議調兵及募山東長鎗手職方郎中倡言不必發兵衆皆

惡之大學士徐階上疏力陳其失乃調集援兵　六月庚午賊載輜重行道經葉謝總兵湯克寬大破之斬四十級薄七舟乙酉浙地賊千餘大小舟五十七自嘉興入朱涇抵斜塘丁亥出橫潦涇焚掠閔行沙岡丙申始入海　秋七月賊屯川沙中伏敗力士千斤馬八百匹馬　八月軍鐙戰于川沙中伏敗力士千斤馬八百匹馬　八月軍門檄都司韓璽詗南滙倭會少休僧應募至遂并統之以進焚其三艦辛巳戰于白沙灣斬首百餘級僧了心徹堂一峯貞元乘勝深入被害　九月乙卯柘林賊攻青村所相持十日賊偏師民兵夜襲其營柵初調河湖兵至參將盧鏜面迎分布四門爲游兵二隊往來城下于東南隅吹海螺則四面急攻城內矢石雨下殺傷頗多賊左挽牌右舞刀躡梯若平步千戶陳元恩發矢中其吭有朱衣賊乘騾行巡海塘元恩弟元思發神鎗殪之乃解去　冬十月乙亥賊以失利于青村使二十四人詐爲被窮以致師指揮徐承宗千戶葉繡出兵擊之誘入酣伏中僅以身免　十一月賊屯呂巷湯克寬駐師泖涇內午兒寬至府謂御史兵不立營散處民家是日天晦黑賊乘間襲殺邵兵之者千人　十二月辛未雨雪竟晝夜佈林賊以絮蒙首入薄青村城官軍不覺遂梯而上焚城樓斫南門悉入其衆居民爭由北門殺傷蹈藉積骸成

丘後三日民稍集賊又突至南門竄宛北門者如前遂爲
空城總兵解明遇參將李逢時許國俱下詔獄以浙江參
將俞大猷爲南直隸副總兵鎮金山衛是月柘林賊出犯
新帶備倭都指揮劉恩至威令不行百戶賴榮率衆乘勝深
入戰死時賊勢張甚而董邦政婁宇常多斬獲方廉召募
冊頁分扼要害又懸賞格聽沿海民募壯丁自相保于是
國子生喬鏜盛際時潘元各集鹽丁數百所向有功

徐文貞階請發兵疏　臣前同臣嵩等見浙江南直隸
等處撫按等官奏報倭寇船艘蘇松等府通衢等州民
遭焚劫條毒之甚深惟賊重地前賊宜速剿滅題請
救兵部會議兵糧等事荷蒙聖明允行隨該科道官
各題要設官調兵又該兵部要得戶
部銀兩差官解送兵部查得戶
部銀兩差官解送兵部查得戶

三十四年乙卯春正月川沙賊攻南滙僉事董邦政帥兵
伏乞
裁斷

巢殺五百餘人國子生喬鏜追敗之賊斂衆自保總督張
經至松江議合師滅賊　二月甲寅賊百餘人自桐鄉還
過青村把總金漢千戶陳元恩國子生盛際時要擊斬四
十餘級乙卯從南滙所北行把總婁宇盡殲之　三月辛
丑徵廣西狼兵至張經以田州兵俞大猷守
金山以東蘭那地南丹兵屬游擊鄒繼芳屯閔行以歸順
州及募至思州東莞兵屬參將湯克寬屯乍浦壬寅倭賊
數千攻上海縣董邦政出師逆擊有緋衣白馬賊衝擊甚
銳中土陳瑞挺戈獨鬬斬之賊乃退瑞口衛賊首游浦而
渡觀者壯焉邦政血戰于南沙斬首百餘級
夏四月辛未工部侍郎趙
文華至松江祀海時廣西兵惟兀氏最強張經以其未習
地利不欲輕試而文華思倖功兀氏利賊貨亦樂戰遂激
令進兵至漕涇接戰不利賊聞之數匹頭目鍾富宛焉兀
氏披髮舞刀往來突陣所乘馬尾盡落浴血奮鬬而出諸
將莫援也（倭變志曰文華以海濱多寇爲壇于得勝港望祭焉既悔寵眷又爲分宜爪牙贓賄恣橫東南苦之不減張經云）癸未柘林賊攻金山衛俞大猷禦却之走獨山
趨嘉興大猷帥兀氏兵尾擊失利甲申保靖宣慰使彭蓋
臣永順宣慰使彭翼南以兵至辛卯川沙倭駕舟出海官
兵焚其巢　五月朔甲午柘林賊合新至倭四千餘犯嘉

與張經遣盧鏜帥保靖兵鄒繼芳帥東蘭諸州兵出王江涇會大猷統永順兵出湖溝道至平望湯克寬帥水師伏魯肅湖爲後應保靖兵遇賊于石塘灣大戰敗之賊北走平望大猷以永順兵要擊保靖兵復急擊其後賊大潰五月戊戌川沙賊八百餘劫閘港周浦東溝轉掠泗涇北鄉山會事董邦政游擊周薄把總婁宇追擊于唐行鎮軍半渡賊急擊薄墮水死殺傷數百人遂屯古塘橋流劫崑山縣境乙巳倭舟三十餘突至攻青村所不克遂焚舟登

[illegible]掠[illegible]木賊至府南關轉度秀野橋入張莊鎮庚戌盧鏜開土江保城及四川指揮陳元正兵攻之桃賊出戰而焚其巢賊遁走追至後港遣把戰諸軍皆潰時俺林賊下餘復至禮塭滙張莊崑山由泖湖而北俞大猷帥彭黯臣彭翼南追及于陸金壩乙卯參政任環出師合擊擒其渠魁俘斬甚衆殘寇僅一二百餘逃歸柘林章隆優冠二百餘月南潯至葉謝總兵湯克寬同知都文奎遊擊李黃浦大勝之渡浦來援者皆溺死是月以都指揮僉事婁宇爲金山備倭趙文華幼總督張經總兵湯克寬逮繫獄以應天巡撫周琉代經以浙江按察使曹邦輔爲僉都御史代琉巡撫應天　八月甲戌三犬浦賊駕舟出海俞大猷引兵

遮洋擊之沉其七舟斬首百三十餘級王午周珑奪賊以
兵部右侍郎楊宜代之丁亥川沙柘林賊數千犯杭州復
選據守是月大學士徐階奏請責有司城守從之　秋七
月巡撫胡那輔敗賊于上海雙溝　八月庚辰柘林賊具
舟五百出洋參將盧鏜備倭王帥武生朱先追擊殺數十
人總兵俞大猷會事董邦政擊敗之獲其九舟邦政又敗
之寶山斬首九十八級總督楊宜與浙江提督胡宗憲分
布水陸兵蹙之會颶風不得發備倭千世科把總劉室等
來勢追擊覆其巨艦斬首二百八十級賊復選柘林存船
八十餘艘其什九亦無甘意登陸者將走川沙嘉定縣丞
是快快無功面大按眼兵部署法七人一為伍伍相為命
四人擊刺一人斬級四復功七人為之一人赴敵一
伍爭效若茂一人必斬一伍貝伍之子一人承亦然戰沒
受上賞臨陣擁蔽顯不獲級受上賞輒倍者論者功以
差賞級何同伍者觀以其人頭之其兵部廣狼兵服其死而不可敗
故一出而九勝然經略鎮臣能用也　僧名係山東應募
經大而周旋楊宜請卒吳能用太鼎赴闕太常東明古泉
歸曰大酒化日宮大逸一峯真人時碧溪雪嶺少林僧技
捷驍勇官兵臨陣輒用為前鋒率日沙戰沒陣亡戰有紅
衣賊長勇時月空為統領觀諸僧皆失色翩翩囊神色
不動即遣拒之兵始交智囊躍過其左擊其刀又躍
而右又陷其刀應時斃之賊遂潰散了心無一峯真
元深入遇官甲寅戰于葉部僧兵衝鋒痴
不繇正不識地利遂陷大石西堂等十人乙卯進
攻陷宅俊許為我兵出陣後鼓譟混殺僵尸滿田間見
者無不流涕也後官為立石塔瘞于佘山莫勍
于臨丁往年倭寇當為所過通于海中小山鹽殿闕之
數師焚其舟且絕粒適他倭舟至乃脫去後至漕涇見

家有鹽包者戒勿犯故當時議者謂宜擇豪富爲衆服者使得募龍丁關給本錢以捍賊云　乙卯七月攻周涇賊知府方廉遣諜毒劫賊巢中井死者千人步者穆一郎以五色粉墨塗面潛身爲賊行乞所在以聞于官又與朱大懷毒倣賊二因盡知賊衆寡所在以聞于官又與朱大懷毒倣賊納井中賊飲井水輒瞎目不能語土人通賊者告賊感水中能月餘不食亦嬗捷善走死地甲寅應募誅賊數于河故中毒不甚深然亦多死焉又張二郎者告洞伏水中鑿沉賊舟時值月加以章深女以妖女告辭行乞如初後方知得之寺中伽藍神亦使賊所賄金絕笑不受謝使食炙餅餌之銀而去竟莫解其情形日輒倣此也故曰賊勝于謀則乞兒屠夫可以備行陣

三十五年　丙辰　春正月朔辛酉土司兵驟入賊巢伏發死者千人壬午參將尚允紹自青村巡徼猝遇新場賊追至四涇賊衆逾合叢射殺允紹及指揮李田鮑東萊千戶郭勳

用戊戌總督倭宜罷去以兵部左侍郎王崇古代之尋奪宜職遣巡撫曹邦輔論戍以湖廣按察使張景賢爲僉都御史代之時徐海復據柘林陳東自新場與之合　三月丙戌倭船四十餘自乍浦流劫府境一　登澱闕據蔡廟堡參政任環參將喬基帥把總陳習車梁張維孝顧鳴鵬四面攻擊大破之一　犯南滙環與參將婁宇相繼敗之一　犯青利把總王應麟盡殲之自金山逸出西巷者爲僉事董邦政所敗又入吳淞江總兵俞大猷與把總楊尚英劉堂設伏海口沉其舟十三斬首二百五十餘級是月胡宗憲代

詔總督會浙直兵攻陶宅勝之賊走滬闕出海婁宇及
麟追破之九閘洋　夏四月己亥新場滬闕賊合入
水陸並進徧掠嘉湖　五月朔戊午倭船五十餘入
吳淞江泊上海北宮作雲梯攻城通判劉本學帥縣人募
陽守城卒楊鈿覺之大呼衆驚起賊刺鈿落城下衆發矢
死士固守積十七日外援不至賊佯退乙亥夜潛登西南
石擊賊退去涉濠溺殺數十人丙子乘潮由抵閔行丁丑
自斜塘趨蘇州爲吳江水師所遏轉掠府西門火七日夜
不絕甲辰解去把總劉堂追敗之丁卯湖參政任環僉事
熊桴復敗之澱山　六月甲午賊自柘林犯北自仏閘入
南自張堰以西北自伍團宋涇村落一空丙申
黃浦出海總兵俞大猷大敗之斬首三百餘級　時蘇州
下人海　賊從七
小敢之新安衛百戶卿印戰死于得勝港　秋七月辛巳
平海寇陳東焚乍浦賊巢初浙西寇惟陳東所部最强而
徐海與之合總督胡宗憲知海盜權在海與王直既說下直
閒使詣海解桐鄉閘東與海約始有際乃說海使立効海許
諾即計擒東及其黨麻葉等百餘人以獻而自帥所部屯
梁莊官軍遂閘乍浦火攻之殺獲焚溺甚衆遁入海者追
沉其舟無一人得還海既聽撫部衆無所得食稍出鹵掠
八月趙文華欲圖海使人責問海知有變陰爲戰守計辛

玄官軍四面薄之會大風縱火海溺死餘賊死者亡算于是松江無內寇而倭來海上多爲水師所擊罕生還者至十八年己未據崇明三沙爲官兵所截七月奉趨揚州

劉顯擊滅之而寇始絕

神曰嘉靖丙辰徐海擁萬人自通牛浦與陳東合力、戚時巡撫阮鶚卷甲趨之而總督胡宗憲遣兵醵浦西相犄角海上房間大徑海盜間爲聲援自引兵壁西宗憲檄參將宗禮劉顯以北戚自越皂林出烏鎮以北水兵遮其前潮嶼其尾其月嘉興入駐勝敬以吳江水兵衝擊之吳賊自引摩下及客兵自前後夾擊賊大潰而前過河朔兵扶與但及賊于皂林而後逐乘賊開側鄉利宗憲走輕舸入開禪峰而後者

他倭內面降其罪宗憲許之先明日與遣使首來潮嶼之如初見數往復海舶歸心遂道紫德而西陳東開海去勢日孤亦稍引去胡鄉圖解將吳淞江海宗憲乃遣人說海擊日引諸酋逆之朱澄斬之及奪其舟而還已復遣子級餘賊夜走以故海不及

洪入貢宗憲又課開海書記葉麻以出諸酋中故肆葉麻一女子有微郎復諷海縛葉麻其書涕雙下益德宗憲遂略王弟許請東代署書記縛以復宗憲面諸酋長益疑諸酋長所賊殺故爲內附日以海上艘去下潮城事甲許手負備剛使劉應節城中出有者亡算海自以數有功願與部下入款宗憲及趙文華阮鶚皆許之期八月二日海猶恐陰劫之潮日辭

數百人鬥而陣于平湖城外自跡酋長百餘人鬥而入見宗憲于堂手摩海頂戒諭厚犒遺之而出文舉等感其無禮闖謀誅之于是今海自擇便地居沈家東莊以西莊居陳東黨又今陳東詐爲書夜遺其黨曰海已約宮兵夾勦汝輩矣東黨果疑夜伏邏卒瞰之適海皇急令酋鎮倭侍女出道上而急卒歸報東黨大驚即勒兵篡鎮倭侍女過海所罵曰吾死若但死耳遂私相鬬海中稍衆大亂明日宮兵四面火焚之海遂沉河死永保復兩侍女問海所沉處斬級以歸

松江府志卷之五十二

遺事上

志之有遺事也不可類從而又不可佚也然顧文僖之例曰廣見聞示勸懲則亦弗容濫矣今惟邦之典故鄉之盛事時變興革嘉言懿行及夫神異之有徵者附載于篇間有前志所傳而弗錄者近乎稗也

吳陸績爲鬱林太守罷政歸從者曰裝輕不能道海命取道旁石載之至吳棄於婁門後人號曰廉石

孫權嘉陸遜功德欲殊顯之雖爲上將軍列侯猶欲令歷本州舉命乃使揚州牧呂範就辭別駕從事與茂才黃武

七年曹休舉衆入皖權假遜節黃鉞爲大都督親執鞭以見之陸機爲遜銘曰假公黃鉞統御六師及中軍禁衛而攝行王事主上執鞭百司屈膝

陸抗與羊祜對境使命常通抗疾求藥于祜祜與以成藥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酖人羊叔子哉祜歸自江陵務修德信以懷吳人抗告其邊戍曰彼專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吳主聞二境交和以詰抗抗曰一邑一鄉不可以無信義況大國乎臣不如此正是彰其德于祜無傷也

乎後陸機兄弟共遊于此按陸遜先封華亭侯亭名當在漢以前或云以陸氏亭臺華麗得名非也

吳中五六月間海雨既過必有大風連數日土人謂之颿颿風云是船商請於海神得之凡颿遇此風日行數百里雖猛而不爲害四明錢塘南商至夏中畢集者此風致之也府境當七月大風甚于颿解野人駭異皆傳以爲孟婆

帝女故云孟婆猶郊祀志以地神爲泰媼則此語雖出鄙怒聞者笑之按北齊李騊駼陳聞陸士秀江南有孟婆是何神也士秀云山海經帝之二女游于江此孟婆也以俚其傳之有自矣

松江出海東五六日程小島之前澗百餘里四面海水枯濁此水獨清無風而浪高數丈船不敢近潮水浸沒其上不見此浪船始得過夜望見水上紅光如日上與天連相

傳龍王宅其下

吳黃龍中海鹽柘湖有陸東美與妻朱氏相重鴈伉儷之恩時人號爲比肩人夫婦云後妻卒東美不食死家人哀之乃合葬未一歲冢上生雙梓樹同根二身相抱而合成一樹每有雙鴻常宿于上孫權聞之嗟嘆曰比肩墓又曰雙梓後其子弘與妻張亦相愛慕吳人又呼爲小比肩

之有松江雜咏及金山寒穴泉之有

有

泉銘惠山泉咏相同並管之不載其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吳潛父爲下泳驅場官潛侍先父讀書于此既而魁多士爲開慶名相後人即其地立義塾云

普照寺有北方天王祠宋時雷震祠柱倒書曰高洞楊雅一十六人火令章凡十一字内令章兩字特尚勁似唐人書

宋時華亭陳生者爲錄事日赴郡稽惡常帶一便袋每事即納其中既而袋中有人口我在湖州欽山寺爲大家人驚慘訴寺門之家人至急避于僧寮棚下意若羞搬家人[illegible]家人去矣即搖尾而出衆[illegible]

[illegible]一物若便袋狀有皮帶周匝劉璧知華亭日有鶴巢堂前北[illegible]日常出入[illegible]

鶴并爲人毀汝巢或取汝子[illegible]物色之鶴隨以往至普照寺[illegible]

遠鶴亦隨至劉曰我知之矣[illegible]捕少年及僧到庭下各杖之[illegible]

盛肇居青龍勝果寺好啖牛肉與陳氏子友善陳遣僕給日日會食脫其簡乃勻[illegible]

雒生最苦辛君石橫死者[illegible]

不見旦而詢諸陳氏亦未嘗遣也擊自此不食牛

胥浦鄉周氏有女名喜姑嘗汲泊一雛燕干蛇盤甲年女
卒春燕來周意哀鳴如欲致報家人告以墓所在燕即飛
往死于墓前時惟正禪師寓寺中
衛仲達字達可舉卓人從館職時因病夢入冥府立庭下
伺命有四人坐其上西向少年者呼朱衣吏執簿書照為作雙燕碑留寺中
中道紅黑牌二紅者以金書
黑字牌受持以去門有數人捧簿書照庭一科頭前吏
舉簿置案祥直歐至地為動衛立不能發須臾吏指金
字牌忽西北角數人持照狀一來衛立捧至照曰四

仍急權茶提舉卜日上官僚吏率音樂款門迎導至則死
矣同邑有曹元珍者由鹽司佐史注縣吏時吏祿以贍乎
縣尹郭也先不花知元珍久不得賦祿遂首拔之元珍喜
告祠堂然後出趨事忽中風墜地不能起起而郭去官終
其身不得升斗祿是皆可以為不知命而妄求者戒

黃土橋甲姓周保號中正宋敷文閣學士兼潼川等處安
撫制置使尹之後也年三十餘未有子保性虔恭樂施夜
夢神人授十八味藥方既寤知即五積散曰是委予施濟
人也遂造酒三十石漬藥以施人雖異疾無弗愈者酒盡
因繼以藥俾如方港酒服或施盡無以繼乃為約朔望日

來如約而至者亡慮千萬人十五年保育五男七女身彌
康強咸以爲誠感獲報云
元翰林學士高公智耀嘗奏崇學校正儒者戶籍免徭役
後學宮皆像而祠之知府張之翰常爲之贊國朝儒者自
數十年間前輩少而後學多所在不務存恤往往混爲編
氓至于奉一札十行之書崇學校獎秀髦正戶籍免徭役
亦學士高公奏陳之力也聞者孰不起敬至元癸巳之翰
由翰林知松江見公遺像于廟學之西南隅時木版零落
丹青黯淡殆不可復識乃命工繪而新之俾學者知公之
有功于吾儒者若此歲時香火其可闕乎公河西人諱智
耀官至翰林學士奉議大夫歷中外蓋善政非一姑書
大者爲之贊曰公生西夏遭際聖元力扶吾道名動中原
致位內相垂裕後昆德日益尊畫像雲間
在洋之坤香火勿墜塋兆百千年兮不亡者存
張之翰典郡日門揭春帖云雲間太守過三載天下元貞
第二年是歲之翰卒泰定改元府治春帖云官清堂徹三
江水民樂和薰兩縣春或云如何不見府明年詔罷府立
庸田司之翰又有鏡燈詩云一池鉛水藏眞火半夜金星
犯太陰膾炙人口時呼爲張鏡燈
大德間知府捏只回回人也秋垂滿治第府之永安橋將
定居焉鑿地得古石刻云此地二百年後其人居宋末長
興人夏杞養金氏子爲子名世昌遇家率亭爲典押元初
一再遷爲率亭尹稅第與世昌居寢梁纏錦破上有金塡
三大字曰金世昌人生萬事信前定也
亭場斥鹵之地海潮漸漬水泉鹹苦元至正中兩浙鹽運

司知事張允分務青村擇地穿井水特演而甘一時亭民博被其利呼爲張公井云允廉政具見袁浦場石刻進士古昂所爲文

宋末北橋俞彌恭與子端並好施惠凡售物者自百緡而下一聽所遨償之鑼者每百斛必再誤唱篤以神其不足人謂之癡繼有孫名彬願然而長眉目如畫年近三十未有子嘗嘅然謂所親曰吾志欲得一官而有四子名之以英雄俊傑天其可必乎諛者面承而心實哂之已而果得四子皆美如冠玉唯傑天折餘子至正間並位顯郎彬亦貴顯如其志云

元初[illegible]大雅通如珪推誠樂善于先塋建歸厚僧祠于里中[illegible]和道院延釋老薰修以資存歿白溼道府城及黃浦之東迤邐鑿井架巷以憩行旅夏月施湯茗其子弘教文開齋舍延名儒以教諸子生徒自遠至者皆館穀之未幾子庭芝第進士調承歸安來學越人郭進存色目人札剌里丁亦相繼登第元世南人登進士自庭芝始鄉邦稱之

曰汝鄉有大姓嘗私營巨舫受租佃人皆飲恨輸之重紀至元間日日天地忽暗俄而風雨霹靂烟焰中掣巨舫凌空而去其人懼而改行然其家自此亦不振云上海舊縣

舸銘云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察之顯貴具見名臣傳天之報施非偶然也

吳淞江上有豪民馬姓者習安城戾至元中一日大雨震電遙見火焚其居里人奔救則無有惟穿廊四柱劍刻玲瓏無片木相連僉曰龍過宴然不以爲意未幾馬遊普照寺凭木陸閣觀荷風忽過窓闥碎其楹指不浹旬坐事決杖投遠方

謝景暘居松江北郭結壇行召鬼法至正十一年官軍捕方谷珍成傳賊中有人能呼召風雨必得破其法者或以

敬謝其詞云祭祀軍事必訪異人既達天聽方爲世用知府王克敬之後其術一無所授全軍覆沒宰臣統大兵討之密室夜分一女子出其楊後綽驚叩之女曰妾此鄉某氏女父貸主人粟方士共機降固可知矣

元有談公綽者以老人當受憲司命簡災田于松江夜宿華亭富人家富人衒冒作虛數厚欵留之密室夜分一女子出其楊後綽驚叩之女曰妾此鄉某氏女父貸主人粟經歲積利三千后無償因以妾代今夕奉主人命來綽遽起求出而門扃不可啓呼主人又弗應乃諭女曰汝良家子也吾安肯汙汝張燈坐以待旦既而主人啓門入綽謂曰主人負我當代償幸以女還其家主人慚謝遂焚券而

延之

至正元年閏五月一日葺亭修竹鄉四十三保朱謝里民家竹林中忽見大士一身從地涌出質類芝菌形如雕琢光彩照人數百里中一時傾動即其地立大悲閣

至正初葺亭丞回回氏性貪殘民家其管有救朦憲司疏其賊賄者憲以其族類拒之丞岸然引疾家居云須憲去僨怨憲未去丞一旦發創百餘少日體盡潰臭聞于行路又少日死焉柩歸杭道者皆掩鼻邑民則雜然謹笑或戟

[illegible]天以幸其斃當時呼其創爲百疔瘡

商爲人所負徵輒之豪因呼場吏使誣以隱藏逃竄吏不允乃遣爪牙往迫之吏不得已許以來日從事是日忽二龍降豪家凡廳堂牀榻窓戶皆自相擊無一完者擲一舟決頤如口銜于爪牙者齧門之鐍擊不可脫訟者之舟覆平地謀訟者壓折左股幾死龍所過之地凡長家無絲毫犯惟平日強梁者家亦尋遭訟家蕩費矣

時至正六年也

至正十年夏四月諸冤水深長蕩無徵租額時知府者惑於曹屬之言靡閔勞役可償不式君命及嘗閱安濟院所養繈寒惸鰥老癃之民黜汰孔多殍死幾盡一日知府升

堂遽起如廁面牆又手蔽若有請云吾無爲惡事語闌旦
不宅矣亟與歸私第卒

肇亭市中不常賣餙有一物如桶而無底非木非竹非鐵
非石既不知其名亦不知何用凡數年無過而問之者一
日有海舶老商見之驚喜撫弄不已叩其所直其人亦
駔儈索三百緡商酬以三之二遂取付之因叩曰其實不
識爲何物今已成買勢無悔理幸以告我商曰此至寶也
其名曰海井尋常航海必須載淡水自隨今得以大
貯海水置此井於中汲之即甘泉也平生聞名千番
未嘗遇今幸得之按范石湖集載海中大魚腦有竅
水噴從竅出則皆淡疑海井即此魚腦骨也

章生青龍人著羽衣服能作墨有古法其家製墨聚烟列
盤三十餘中夕掃燼無一存者明日乃在主翁閨中煤皆
成花其三爲壽星長松覆之玉女在傍舞鶴靈芝宛如善
繪者所作二爲牡丹五爲禽魚餘爲荔枝胡桃棗杏梨栗
咸具焉其家以爲瑞呼道士醮而陳之以答靈貺云

普照寺前刀鏄工見道上一荷葉舒卷不已一人拾置懷
中去乃至元鈔三十文夏氏僕嘗見小花蛇盤旋道左行
人取而藏諸袖乃至元鈔二十文右二事亦相類夫三十
文二十文直微末耳尚必待主世之積金蓄穀倍息計贏

而無嚴者能無鑒乎

松江元時有四塔西曰普照又西曰延恩西南曰超果東南曰興聖夏監運家在四塔之東而小室內有一塔影長五寸許倒懸于西壁之上不知從何而來然不常有或時見之是不可曉也今四塔惟興聖獨存影之所見人云其家反不利近歲或見于城西南黃泥漥中其地去寺既遠城郭蔽虧了不相及是又不可曉也

興聖寺銅鐘元至正十年鑄相傳鑄時有老嫗以雙股銀釵投液中今見于鐘腹捫之隱手或云有金指環在蒲牢銅高不可見也

府學訓學沈伯雲因冒破錢糧與教授陳仲微有隙伯雲父君實者老吏也率婢妾詈毆仲微于途憲僉呂思誠分按至府以詬辱師表罪之君實年逾七十乞以銅贖呂判云既能爲不能爲之事正當受不當受之刑竿杖斷之凡學官朔望講說乃禮之常也宜往往然儒生未達時宜皆講說一書然後生未達時宜往往然意多矣泰定甲子治書劉公澤源北方學者謁廟日值閏歲詹省嚴講莞典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大哉其意以爲學校講說當使執鞭墜鐙之人皆能通曉今乃稽算度數何爲肖嚴由是悒快而卒至元巳卯分憲老老檢踏災

傷以復舊糧爲急陸宅之講省刑罰薄稅斂一章至變色而作至正辛巳知府楊侯鋭意浚河憲僉謁學王玉巖講禹別九州隨山濬川皆歸美知府憲僉不悅而罷丁酉張士誠遣蘇守周仁來王可權講易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義周以爲譏訕罪及諸職事皆停月廩惟錢伯全爲訓導日行刑官至講欽哉欽哉惟刑之卹哉大見稱賞前數君子可以爲戒要亦所遇之不同也

王與敬初立功擢松江府判官後以省都鎮撫升元帥至正丙申張士誠紅軍破平江與敬兵敗趨嘉興與參政楊完者不合乃投松江洛曰守御官實戀娼婦董賽兒達魯花赤都帖木兒知府崔思誠無制變之術始至不迎帖木兒入城與敬行十八日與敬部兵遂自西門放火鼓譟而叛官僚潰散寺觀民居悉化焦土後六日完者部將蕭亮員成等率苗軍突至兵不與敵遂北出通波塘去降于士誠自湖泖入苗軍一矢不交竟潰散而去南村野史謂與敬之來得一守土官以智慮處之則不至若是況松江尚俊傑燬死者塡溝塞巷水爲不流四月十日士誠將史文炳縱苗軍恣肆殺掠城中婦女多污淫房舍間有存者多爲靡孳風久矣終爲一賤倡禍及數萬家非小變也

書雲西孫幼文號雪林言乃祖盛時嘗築臺以錫塗之月夜攜客痛飲稱瑤臺其後靡至是蓋元氏習俗也一時惟常州倪雲林崑山顧玉山可相伯仲他貲富文采不足者不與焉要之其富而不知節可爲後世戒也

楊廉夫寓雲間適就李貞廷臣以書幣爲蕭山尹楊本中入題咏廉夫即爲命筆稿將就夜已過半俄門外有剝啄聲啓扉視之則嘉禾能詩者吳越兩山亭志併選諸詞人執金綳乞選其詩廉夫笑曰生平于三尺法亦有時以情出借若詩文則未嘗敢欺當世之士遂選取鮑恂張翼顧文舉金炯四輩爲彼善於此者入而已過半俄門外有剝啄聲啓扉視之則嘉禾能詩者人執金綳乞選其詩廉夫笑曰生平于三尺法亦有時以情出借若詩文則未嘗敢欺當世之士遂選取鮑恂張翼

乞寬假得與姓名至有涕泣長跪者廉夫揮出門閉關滅燭罵曰風雅掃地矣

楊廉夫自稱鐵笛道人其自傳云洞庭湖中治人綏氏子嘗拋地得古莫邪鎔爲鐵葉簡之長二尺有九寸寮其九進于道人道人吹之聲皆應律奇聲絶人世常歌曰小江秋大江秋美人不來生遠愁吹笛海西流聞道人名者多載酒道人所至聞笛道人爲一弄畢便臥遣客客不去臥吹笛自如也與永嘉李孝先茅山張伯雨錫山倪瓚崑陽顧瑛爲詩文友其文有三史統論太平綱目歷代史鉞詩有瓊臺曲洞庭雜吟藏於鐵崖山

青龍莊蓼塘肅嘗爲宋祕書小史蓄書萬卷且多手鈔者其目以甲乙分十門肅歿後子孫不知保惜遂散亂無幾至正六年修宋遼金三史詔求遺書許酬以官江南藏書多者三家莊其一也繼命危學士素即家選取子孫惡其如此

吳興沈雷伯以道術名至正丙子松江旱府官遣吞幣迎請以來雷伯矜甚謂雨可立致結壇仙鶴觀下鐵符於卿湖潭井日取蛇燕焚之久而不雨產根者流乃作神雨行紀其事

素雲禱之素雲與雷伯論司齋戒三日能詣壇焚表章大雨如注稍苗復生那公作神雨行紀其事

錢泉吳越王裔孫居華亭北小蒸聚通經史習騎射以俠聞元末盜起率鄉兵捍禦又以白衣參越帥軍却寇活遺黎數萬睨乃結茅曰純白窩以居寧神反本楊維楨爲之紀

陸景雲字民望博聞該覽正和元年進士授江西提舉慨然曰家有親在安能長懷遠道闕晨昏禮遂謝歸

淑後進築礎時掘地數尺有青石覆雙硯硯有款識乃吉

鄭司戶虔故物墊既成遂名雙硯後先生之弟本道先生
仔肩登庚申科仕至惠州判官

錢褒自爲諸生預庭祭有感于心其奉先尤謹嘗署祠門
曰事之如生祭之如在晨謁朔參出入必告有新物不薦
不敢嘗飲食必再祭再祝禮祭則前一日具新筆淨硯雖
盛暑必衣冠書祝文又繕錄儀式作指掌圖以便誦習且
刻梓而博施焉一日時祭屬子壻陳矩來因俾沐浴帷諸
門左矩夢冠紳數老人曰汝在門吾儕來赴宴汝未有兒
徐當與也明年果生男

張仁義號一山爲黃冠元季有朱將軍者有
軼蹟蹟未發聞仁義善符錄能致丁甲諸神乃使召之
義既至將軍胡語呼之曰把筆來仁義失孔有事向神決之遂命仁
義召將將軍神出片紙引燭於爐中頃之將軍妻手攜爐上須臾
至矣速具紙筆以人手批作一行曰朱瀕賊
手動筋節縮栗將軍亡賊像執筆又一行曰朱瀕賊
而欲反邪赤而族毋寃動其妻而妻疾某達魯花
赤崇之亟齋薦可瘳竟又三行而妻疾某達魯花
矣益三事皆將軍神也後一行云明日晚刻
胡同知取汝首級門動兵皆愕視吐舌擲筆而將
軍蘇取視其紙已不見仁義設醮度達魯花赤其妻

病尋愈而午後集于
來仁義從別室觀之見
手一盤盤中詔一劒一
衣策馬入矣少間止聞堂中樂飲歡呼夜四鼓將軍乃送
胡同知出前所捧盤仍錦覆劒後一盤則所賜金也乃宴
犒仁義禮爲上客贈厚幣而
小蒸鎮民顏甘泉浚井得石一方方有甲六二字石刻略
云先臣胡孰中伏遇徽宗皇帝陛下以藩邸舊臣特加寵
渥所賜御札甚多龍翔鳳舞鐵畫銀鉤恐歲久湮沒
堅珉以垂不朽今其石尚在

夫以秦人貪利之心而能守
大義之嚴則者既而悔即
前美視秦人貪利之心而能守
取江湖此開之主義又事正相
陰證也

遺事中

文原吉官治書侍御史洪武二年巡按謝恕按治松江欺隱官租逮繫一百九十餘人至京師多稱寃者原吉等以聞太祖召數人廷問之悉得其情乃責恕曰御史耳目之官當與民辨是非明曲直不使寃抑方爲稱職今爾爲御史不能爲民理枉反陷民無辜朝廷耳目將何賴邪于是盡釋其人命于恕吏原吉等賜綵幣有差

洪武中數遣使者廉察諸仕宦家任勉之令鄱陽時使者至其第止茅舍二間父灌園母紡績使者問子何在門庭

何蕭索如是父養素先生曰吾今兒子作清官不欲以脂膏自潤耳使者紿以客游至鄱有札寄否因貽書戒之畧曰天道福善禍淫甚可畏也勿謂已安已治而懈怠勿謂已能已足而驕矜使者以書直達併陳所居狀太祖嘉歎旌異之

蕭璧張漢傑伯庸父子一時豪俊與趙屯吳氏有姻婭張吳皆元萬戶府官吳元年錢鶴皐作亂遣人請張請爲應漢傑父子毅然曰此叛賊也吾從汝叛耶反縛所遣人大書叛賊于其背叱之去漢傑會孫舉能言之

錢鶴皐之起也大將軍徐達駐兵蘇州遣指揮葛俊將兵渡海襲之鶴皐聞兵至即棄城遁入湖瀕艦纜六艘自古浦塘入瀏河俊笑曰鄉民耳麾兵入城鶴皐匿海上元帥者率兵乘肩輿逆戰于橫瀝衆散就縛鶴皐匿海上獲之鶴皐愛士喜賓客名勝多往之游然狂不知量將起事周甦刻竹護其家識者笑之據府治三日而敗

洪武乙丑西寇丁卯江南水旱三年無收松江尤甚飢民至食其子而官府徵糧不已百姓作詩傷時事云慙爲乞丐趾踰墻難過迨迨白日長不免鬻妻傷大義且先烹子療飢腸滿爐火煮心肝熱一釜湯煎骨肉香寄語肥甘當道者此時焉可復徵糧

洪武丙寅夏六月庚寅天大雷電疾風暴雨如注潦水橫流道路莫辨雷震死奸民陳孟鵬鵜鵝鵲火其廬暴其財於庭黃顯有詩紀其事

富林焦伯誠博學隱居孝陵聞其名特聘典試禮闈胡秉忠上海人洪武初舉人材知行唐縣務以禮化俗製祀先奉順節義教民讀書三圖名曰諭俗圖入覲時以獻溫旨嘉之頒行天下

沈富二號雪泉華亭人少從楊鐵崖游常著忠節備遺錄紀遜國名臣其人仁厚長者大理卿霽其曾孫也

楊漁隱名仁壽世先天台人寓松江作星翁術　給養侯

徵臣室廬氏遂占籍焉洪武初學尊經子楫得其風韻子景和洪武間應人材舉至東昌守坐稽滯不敬罹大辟漁隱戍遼總兵官曾子字見漁隱書嘆服出名紙數十幅索書且問所欲對曰某年已七十願得首丘即遣還

明太祖嘗登鍾山詞臣悉從擁翠亭給筆札賦詩應制者八人秦裕伯與焉修承天大誌命侍臣各進一人頌從禮與焉

擬承天賦以聞時應制者十二人頌從禮與焉

顧祿在洪武中爲宮師有以篤爲言者將罪之及觀其詩乃用洪武正韻遂得釋今其集名經進者以此

永樂中松江大水朝廷命通政趙居任治水嘗登超果寺

橋今居民挿芰蘆水田申自望青亦可也民不悟從之後
皆據以起稅故有自水徼糧趙通政之誼
侯將軍端有膂力南滙有虎傷人端格殺於烽堠下至今
人呼其地爲侯公殺虎墩
永樂十八年特選人材十三人並授方面而華亭七人馬
麟周恂孫豫吳景周江潤皆布政使吳衡陸勉皆參政相
傳成祖夜夢十三人共扶二龍柱又一馬遍身生鱗明日
引見數既合而麟居首名夫悅故有是命
沈自樂度初成雲南其地有日者談命多驗自度歷官清要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字敬字成學華亭人永樂丁酉舉人宣德庚戌成進
養特授上海訓導職必敎用遵朝令暇輒至上海講
日夜復至署敎木歎嫉者千餘蓋德化敎誨以任忠德皆
以師範稱

陳頑知舞陽冬一月出行沿冊衙旁遇里田中有稻一株長
而其青頑異之登岸諦視乃從骸眼中出頑疑事必有
兇忽悟韓道清姓名今人倒紐字何歸斗沾酒見一人市
於水弘治壬子我有名韓道清貢肉不須刺遂擒之舉府
授張公知之言於太守上廣棄公冤棄嘆曰有是乎先生
出諭令歸治喪不須入也既退大書榜於門曰今後均徭
故官子孫一例優免任氏子孫至今能誦之

正統戊午春富林焦震家生瑞竹凡二本皆異稍同餘森
然蓉長壬戌生一本亦如之震隱居敎授與弟雨友愛深
至人以爲和氣所鍾云巡撫侍郎周文襄怃有詩咏之植物

有像竹獨爲貞靜姿況此作嘉瑞一本挺兩岐間生已爲
異瑞見眞絕奇考祥採所自天和本人爲君家世積善習
隱勤書詩矛友既不爽德慶日以滋冲融感和氣徵應良
在茲餘詵娟駢餘密葉交連枝春妍色不競冰霜操豈移
庭心脩結實擢秀期諸兒朝陽有彩鳳翩翩將來儀

明時御用近體衣皆松江三梭布此尚衣縫人所言蓋節

儉之風歷久不改然民間解戶往往破家則以內官經收而有司不能體卹也

錢原湋尚書常以大紅布作吉服入朝內豎見而悅之言于上前故織染局遂有歲造大紅布之例士大夫舉動信不可以不慎

上海李文忠居貧力穡一介不妄取常與其子入城得遺金三兩于廁上自念我得此固善彼失者當何如遂宿留以待須之一人號而至曰吾父遣租繫于官吾賣子以贖適登廁而失之今無路矣文忠舉還之其人請謝以半亦不受遣過畫行舟滕入水于廁下獲銀一鋌衡之乃信于廁上者

戴謙爲南京御史夢騎馬至清江廠有朱衣引一人鳴冤蓬首褐衫姓李朱衣者曰吾盡往觀乎即前導所過皆竹房至一家獨瓦屋入門有男子卧地上一婦人綠衣紅裳聳花處其傍曰欲救之奈氣絕矣驚寤出水西門至清江廠物色得之道遠屋宇及死者姓氏皆如夢所見呼其家問之乃因市肉與屠人鬬而死婦人乃其姊歸寧而暴死者

明捕屠寘之法教授王禮五經博士陳贊皆有記時正統八年四月也

陳秀汴梁人避紅巾亂徙居華亭三界址太祖召諸糧頭

入見秀手足胼胝呼爲好百姓給帖一道內云有此帖者
是我良民秀遂糧至京見停張氏有女端重秀每抱之贈
以刷綠布女後選爲仁宗后每問秀連糧來乎飢賜以酒
食正統間軍中建石梁秀方擊鼓集衆適有官長乘船至
召秀問曰此處田地俱荒何故秀答曰田有官田民田民
田五升起糧官田一石一斗起至九斗七斗五斗止太祖
罪吳民不早歸順故以租額作糧額民俱逃竄若得減糧
額便可招集流民官長領之今在察院右早蓋印周文襄
也減糧實自此始

張倫字汝翰弘治癸酉鎮好讀書行俠烈風義南倫處第立水倉民以爲便在職二十載文襄欲以葉宗行例薦辭不應暮年家居復以吳淞蒲滙塘淤塞歲比不登詣闕上書得請知府葉公冕命倫總其事時賴其利云

蔣公用和奉使過家偶駕小艇出使兩僕上岸牽挽自坐舟尾持櫓誤觸行舟其人以篙擊公笠更呵罵之僕厲聲曰此是蔣給事公笑曰奴輩欺人此處那得蔣給事促牽船竟去

蔣用和在京師與于忠肅聯舍蔣生子賓客致賀卜日會飲及期忽聞于公喪母蔣曰于公方哭殯而吾召客非人

情也遂易以他日

蔣用和常泊船江滸有女子對官舫洗虎子被縛蔣爲力解之女歸白繼又使人徃救獲蘇語使者曰爲我謝蔣翁事明日且勿行詰朝見一舟凌風而去上有旗號曰江湖劉使君遂停留不發是日行者皆覆溺又唐中丞巡江行遇風旁一巨舫內有冠帶緋袍人邀公纔過而所乘舟覆矣比登岸見巨舫懸旌曰利濟侯條不見蓋二公素行皆爲神祐云

錢景高舊志載有旌義景泰二年領京倉米五百斛運赴萬全左衛者沈玉黃璘輸馬草于山海等處者黃世昌之父金明

[illegible]年八四年自輸米八[illegible]

[illegible]者李張紹[illegible]之[illegible]

張祐胡德裕陳汝譽[illegible]

何睦山玉錢鏞喬舒陳[illegible]

米八百解赴[illegible]

七年輸米[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景泰六年郡人董昂趙璧各賑米四百石賑饑例授冠帶
辭不受郡侯葉公冕書黙義二字名其堂廉憲袁愷爲記
兩人皆居城西璧有堂亦名尚義子錡成化戊子舉人
郁憲副文博居官清介妻子衣敝縕飯脫粟處之晏如常
有老蒼頭夜侍泣而言曰主公寧能常在官中乎奈何不
爲子孫地公怒曰余如貞婦苦守垂白矣爾欲汚我耶舉
矛擲之

上海董氏始祖遺安公墓在泗涇竹岡間異水亥龍相傳
鶴布衣所點穴也墓前一柿樹科舉年若結一實則宗氏
必獲雋一人自天順己卯侍御綸始

成化甲辰夏秋間喧傳夜有物入人家逐之者如獲或
能傷人咸鳴金擊柝警守達曙然未有見者舟航輻輳處
時時夜驚久之獲一人劍冬瓜盛于首浮水入舟行盜執
送于官怪遂息時郵落又傳有虎或圍之乃盜衆名身胄
虎皮夜不能辨遂以爲真虎訛言亦此類也

張肅愍公鑒巡按山東至臨清行香過酒肆帘拂其冠墜
地公色怫動徐命拾冠着之而去諸長吏惶恐繫賣酒傭
待戰鬥公見之第論曰自後如此而帝可高懸竟遣之去爲刑
部尚書時有獄事須急報夜坐趣吏治文書遲明早奏夜
半書既就吏拂燭污文書叩頭請死公曰快耳趣再書之

坐待怡然達曙不寐

張莊簡公悅爲參政所知官吏部侍郎時適尚書缺參政
意屬用之有中官揣得使人通意曰知公甚清但以一刺
相投當爲之地公竟不往

莊簡公自律甚嚴而待物不苛有四川監司赴任請教公
曰川行比險州縣里官揣妻孥往者實以躲命博升斗祿
石書幸毋以微罪斥去之

莊簡公與張莊懿公一時皆以尚書同居城河外中隔數
武兩公元旦入城祝釐出即往隣人朱老家肅容服拜之

張按狀具奏修實錄而出其人故椎工也

陳懽字倚誠祭酒與同先生孫也隱居獨善享年九十其
從子球字貢玉以孝友稱球子大經字子常博學授徒出
其門者多高第父子亦前九十歲大經子應商字遂卿孝
奉二親清貧有守年八十有三

成弘以前士大夫尚未積聚如周北野父子曹定巷兄弟
諸公皆竹帛路遂出守南安入覲
至京謁李文正東陽閣人敝席
先生貴不放南安太守參拂神竟出

張東海父邨居先生能應封兵部郎居鄉治家不苟同俗
常以嚴勝曰吾涼薄未能化鄉里吾訓吾家可耳所立家
規子孫世守焉
東海守南安時各郡收兵議賞武夫卒惟願得公墨妙
故多以筆札佐郡費有方伯入覲緘楮一篋求公書以餽
長安貴人公笑曰吾不能爲儲書也止書四紙餘悉封還
其持正又如此
吳一齋補任撫州同知時隣郡建昌富民吳萬八坐贓父
大獄歲久未決臺使以補廉直檄下迹其實萬八以賂求
免補怒曰我荷國恩食天祿寧以賂壞公法郎遂斃論
如律時境久旱是夕天乃大雷雨震死萬八一郡稱快
爲公正直所感
曹定菴時中分巡默中所過必題咏事壁及還日復經其
處見有屬和者公賞其佳詞翰訪知爲從行指揮所作既而
其人罪當褫職特釋之及歸指揮餽五百金公曰我惜汝
才耳豈有私耶卻不受家居廣富林不輕入郡邑守長初
至一通謁歸即杜門守長至亦不接見年八十不復冠帶
見客止幅巾布袍賦詩飲酒入樂其真率
顧憲副綸風裁特峻不肯假借人居東門外茅舍三楹一
君子舍一作卧室一以延賓郡邑贊有司至則肅衣冠迎

之坐談不倦其居官無稱者來謁則據床擁被聽其自至
榻前但曰老夫抱病不能送迎謁者慙而去
高博字德宏成化癸卯舉人授信陽州學正改武岡江行
遇風見有溺者曰吾有垂白親忍犯險遠遊以重倚門之
念即棄官歸清介自持惟與曹定菴時中許一菴璘賦詩
飲酒爲樂年七十有九而終
顧文德公雜記曰周文襄巡撫江南日濟農倉米歲常有
二十餘萬過水旱輒奏請免糧以此補之民不知凶荒朝
廷不知有缺乏也又每歲正月十五後便有文書來放糧
曰此是百姓納與朝廷我還與百姓食用種田秋
間又納朝廷我也放米每戶率一石還五斗還官其實
多不取先祖嘗言吾家一石後升合不曾追
也又曰濟農倉積米之多近日士大夫多不信予以所記
二事明之成化戊戌歲諸縣皆滿倉米無可著處以七萬
石寄積于水次西倉先君可問公以老人選差監守自戊
戌至丁未凡十年始得放開蓋所積既多挨陳放支次第
不及故也此事予所目見嘉靖甲申操江伍松月部憲巡
歷至松感舊賦詩有米粟陳陳歲四億之句予見而問之
曰詩舉成數其實三十七萬幾千石蓋公常以常州推府
承檄盤倉見此問今空乏故作此詩也予所見今四十有

七年日月頗遠伍公盤糧在弘治壬戌方二十三年爾此言如質之伍公亦弗信也

成化間長沙陳章同教華亭于學圃鑿池得紫石函銘曰

華亭縣西·照寺南楊十七郎骨殖之樞發之骨盡化惟鱔魚一尾蟹一枚盤旋其中放之皆活前輩有親見者

衛文節公涇本華亭人生于蕭塘後以崑山貫及第宋時華亭學有狀元坊為涇立也景泰間知府葉冕為重建于豐樂橋下題其柱曰九重華選魁多十千古清風啓後人

以風勵後進弘治己酉酉門火延燔及坊市人譁曰燒郤假狀元出貢狀元矣明年錢福果以會元魁天下識緯君所不言然皆有可驗者

弘治己酉顧章堂書堂址在城東北一夕雷雨大作磚堵皆移于河南數十丈外其鋪砌巧異非人工可及倒書白字一行于碑表石上云雷部大將軍石守信字畫適勁有晉人筆意

凡獄因仵作為仇或受賄故入死罪或承上官風旨謬以疾申不更主書寫申狀多矣一日與衆坐獄舍忽旋風從外來文數日輒報死實殺之也成化弘治間鄉人曹子文為司獄色變神亂張目若對語曰其人其所命其人其所使非我罪也隨困殆舁歸家語不絕死時謂鬼殺之也

張西谷世美曰弘治間布衣多博學能詩在郡城則有東野陳粲味芩顧曦一棲陳漢墨潭黃嘉言在洙涇則有龍澗戚韶一桂張鼒在唐行則有緩齋金藻雪窗吳爰西樓高倉王秩金處和守復張元凱寅谷陸弇思雲崖錢岳在張堰則有笑隱陳奎朴巷邵雲一時縉紳先生相與倡酬稱大夫君宜春劉侯輩亦重以禮貌不與齊民伍

潘奎者郡椽也慈仁好拯物太守御下嚴胥吏無敢啓口有豪其殘暴捶楚諸臧獲過苦每至氣命逃者必誣以盜賄諸役冤殺無算豪前後所訟奴四十餘俱論死當審錄時守召諸訟之無敢出奎使拖為奴白冤狀并數豪不法事甚具守召諸奴囊訴乃悉解放捕豪下獄居一歲奎於吏舍生子是夜守夢見諸神騎乘鼓吹送一兒至吏舍醒而念曰必潘奎家也吾聞有德者必有後月給擔粟賙之所生子即恭定公知楊州府遣使迎公不赴後暫錢修撰福里居日有門生知有喜屬公日予特來觀廣陵濤耳毋作跨鶴人猶也又有老儒薛河東訪梁溪鄒氏詭稱為錢氏元師鄒方置酒邀款適報錢至河下薛謂王人曰吾舟中與偕來遂詣公懇告以實公欣然同往侍坐盡醉而罷

李觀察希顏居東郊洞涇上止茅屋三間其門人爲御史
有部至謁公見其室陋曰師何不稍擴之公曰無力辦此
御史論任之公曰是即民脂民膏御史不敢復言
文僖初入史局興初夏詩未云故園邃憶三江水梅豆
青青筍過屏館閣諸公嘆賞之謂他日必非嗜進者後公
以疾伯歸里家于超果寺東南顏其廬曰綠野
文僖登第時張莊簡爲吏部得郎意欲留之銓曹文僖曰
清雖粗曉讀書于政體恐未諳莊簡曰君但以所讀書行
事世有悞耶

[illegible]公居閒公作應之德人召[illegible]遺貲其兄以五十金乞顧文
百金不予故搆訟耳公笑曰是易次何致遂傷天性即召
兄至出金授其弟曰我助[illegible]分百金矣兩人感愧
泣下拜謝而去
文僖有傷秋亭雜記[illegible]宋[illegible]嗟其後曰時先生謝事歸田
甚憂民隱而言之切見之編中至悉也今去先生若干年
民力益困脂膏去而骨存矣使先生在今日其憂不知又
當何如也攷之先生別集跡書當道論民隱者當一再當
時或因其言少寬幸是編存而後先生生于其土與有官
守於茲土者因其言以求惠利于民也是編不有賴哉

宋天民先生公望與顧文僖同學友善及文僖主考秋闈
先生竟不入試文僖深以失之爲恨抵家始知其故即造
慰曰何自達乃爾答曰我兩人交厚不得則損公衡鑒得
或疑公私我故引避以兩全也文僖嘆服

黃憲副明爲諸生時與顧文僖清錢修撰福李憲使希顏
曹侍御閔顧比部斌同社莫逆各居邨墅乃其營一寓當
縣治西俱聒儒衣冠于寓所遇朔望必約入郡俱詣學宮
拜廟謁學師而退至寓中各以月課互相批閱沽市釀談
對竟日夕翌明始各歸家

顧文僖修府志時黃憲副致仕在家以識一方之
事凡人物風俗政教賦稅之類無不該載即古之一國史
也前輩修者問雜以私致後之觀者不甚信服執事于是
非筆削可不加意乎且執事將入閣面撰天下刑賞之
大權于此亦小試耳謹其日以俟毋使後人之視今猶今
之視昔也

陸文裕公出入館閣前後幾四十年每鈔錄國朝前輩事
命子弟熟讀曰士君子有志用世非兼通今古何得言經
濟今世學者亦有務爲博洽問及朝廷典故一代之經制
沿革恍如隔世縱才華遍衆終爲俗學

文裕公書結法無一筆苟雖尋常家人語施于所親狎者

亦精審適密有二王尺牘遺意
王海樓田僅百畝而其藏書乃至萬七千卷多藏書家所
未有者參政白谷父也
上海王古心先生讀書好聞問隨所得則記之此讀書一
法也
張拙字汝古能詩善篆隸隱居不仕陸文裕公引爲莊友
嘗和陸白樺詩曰懶隨宮女侯羊車欲嫁潘郎鬢已華誰
向上林承雨露自甘僻壤飽烟霞幽情肯許題紅葉濫影
常敎占白沙却笑阿嬌金屋貯最深恩寵不藏珮文裕大
爲擊節
上海楊東濱少貧文學竟洛淮鬼不第亦與陸文裕文善嘗
賦春興一絕云薔薇枸杞滿庭栽書閣垂簾半捲開蛺蝶
不嫌春色淡隔墻飛去又飛來大爲郡守所賞後有發人
事波連郡守見其名即曰此作春興詩者如此襟懷豈預
人事釋不問
沈雲字子龍以敎職擢國子學正夜忽夢一婦人囚服再
拜曰妾名迎春以冤抑入死獄公其爲我釋之沈不知所
謂及午外艱歸服闋補選復夢如初後除河南汝寧府通
判到任與諸僚就公宴忽上司委一獄詞來勘郡守方宴
畢即謂沈曰有婦人迎春死犯事君初政當一鞫審沈愕

然道前夢諸僚皆以爲異遂爲此婦白其冤婦入獄未久
計得夢時其婦尚未獲罪也
朱旅溪尚書恩家居有李峒嵷來訪闇人辭之李曰爾主
在某室閱某書何得紿我閽者駭而入報公異之亟延入
語不移時曰僕全家欲僑寓於此公問其家安在李取袖
中一小囊示之妻子僮婢什器物皆從囊中出公大駭處之
別館中居數日輒張具邀公飲珍錯畢陳所進巵筯皆公
家物飲竟投水中公與夫人啓視其窠巵筯宛然第多水
漬耳峒嵷告歸盡一舫于壁將妻子僮婢什物仍入囊中
登舟張帆御風而去或云即李福達也
源塔僧劉朝用保定人正德初爲府司獄日買魚鼈放生
有以生魚售者解囊驀自取盜其金欲攫之將沉劉于
渺會澱山邏卒操舟過之見一黑鯉躍入盜舟邏卒索魚
得救免邏者欲執盜劉又力解之先是郡死犯諸文源越
獄朝用與獄吏倪其法當代庭鞫爭死竟生倪劉遣歸過
渺舟覆得生遂祝髮于此十餘年直指慮囚劉庶倪不免祈
請大士以經加首胡跪頃忽現形直指前直指驚叱左
右莫有見者異而問故倪微露狀得議鄙
正德五年庚午八月甲辰提龍蘇松等府新僉民壯始劉瑾
添設江南巡捕御史點僉民壯所在騷擾至是巡捕御史

已葦故併罷之

正德間唐言狐精至合郡驚懼僧夜哲鳴金擂鼓禦之夏夕隣家樓閒墜下一物毛首金睛張牙奮爪若有搏噬之狀時有方士楊弘本寄宿此樓遂拔斗罡語呪噀水此物化作飛蟲而去其聲轟轟過數家彼隣又肆叫號處女爲利爪損其胸矣秋末向西南騷擾而去自是滅跡

黃公希英令上海時海濱有物隨潮入港潮退爲蘆葦所梗居民共搏得以獻其頭與牙類虎尾如鹿徧身如牛其皮又甚厚人俱不識蓋虎頭鯊魚也

張太守紘陞文裕公師也厭城市去邑北數里居焉多種木綿親自鉏收作建昌守吏人來迎遇公在田間問守屋何所公指示之潛從舍後歸冠帶出見吏人觀新太守乃田中所遇皆相顧驚異

孫文簡母夫人以上元日生公歲張燈爲壽既殺遂不復設一燭

文簡公生平不信陰陽方隅禁忌常曰天道與善豈有廣布凶煞不論善惡邪正遂降以殛乎

文簡兄守齋少頴悟十一歲竊從家人往觀競渡比歸父望空公欲責之諭曰汝能作一詩當貰汝守齋應聲曰虎丈懸門日龍舟競渡時屈原道恨在千載楚人思

錢璨大學士龍錫之高祖內外兄弟四人同居友愛如同
胞正德五年大水簑笠徒跣率居民扉救有貸粟者無吝
色兩歲總貸二千餘石復立義塾延師供饍以訓里中貧
子弟就學者甚衆

楊鳴皐鶴以太學生爲紹興府知事自常俸外鹽醯皆取
之家壽歸養母友人張一桂貧死方浹寒鶴悉載合窆之
既葬始歸居恒坐客常滿偶
具下至米鹽從百里外往哭
無容至則使家僮于水次候之

周北野佩居北城濠畔蕭然數椽常不給饘飧有直指遣
書招應聘叙然謝見一老人角巾短衣摘豆籬落間徐步
而出問北野也

徐文貞公祖樂善公卜葬地于郡西谷陽橋內形家議多
紛紜夜夢神告曰明日風箏落處即貞穴也及旦候其墜
處識之風箏上有字一行云人間亦自有丹丘又相傳風
箏紙乃仕籍第一版

徐文貞二十歲領鄉薦時度沈水南弟子既報捷後仍
就塾中肄業不輟嘉靖庚子襲諫議情范太僕惟一同舉
應天是年范設館街中開教授生徒得焉後亦在館課業
偶見親友以鼓樂賀諫者笑以爲已任矣必得其名二句司

禮臣瑞持王考甚急宣言于朝曰仁以爲已任下不知是何語徐文貞曰卽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徐文貞督學兩浙時有士子結題用顏苦孔之卓語公批杜撰後散卷士子曰此語出楊子法言公揖之曰本道科名早未曾讀書今承教矣衆皆嘆服

嘉靖初黃巖王石梁度除松江教授初謁知府長揖不跪路北村迎不悅王公出卽上書云昔趙公能容孫明公今日不能容王度乎遂浩然去路公使邑侯暨師生固邀之還後入見長揖如故

蒲田鄭公維書爲上海時廣立社學每出屏騶從聞市中蒙童誦書必坊以聽有誦宇卽令其師改正試之對偶有類敏者命取竹紙賞之上海父老猶傳其事

葉蕙號鱸江其室徐文貞當國有受橫侮欲自寃者卽代爲申雪或餽以金必拒之有孫曰日新孝友仗義爲兄償逋賑弟攻讀及卒爲殯葬復授居遺孤郡博士欲褒以德行脩役有所需日新曰豈有賄買德行者乎竟辭之所著有衡門寤言畏天錄

陸文定公爲編修一日僧衆以事至嚴分宜宅盆菊繽紛衆爭先致殷勤公逡巡獨後謂諸人曰毋壓倒陶彭澤門者解顧

文定以庶吉士起補官見座主張文毅語次問謁內閣有
費平公謝無有張公言此故事我假若二幣可也公辭之
張公曰固哉若遂謂以二幣營官乎吾直以禮不可廢耳
公唯唯強持歸明日竟空手見不許也
潘綱字美中嘉靖十七年學使馮公午山試諸貢生時輪
貢者吳臣而陪貢者五人乃不次擢綱臣失意涕泗而歸
綱慨然具呈力讓于臣馮公爲改容遂允其請因移檄風
示合屬
吳金山愷性亢直不能容人過即郡邑有失必面折臧底
錢文端重之及公掛館漢口此老殁我輩不得聞過矣完
曹錢坪原頁中翩翩交遊皆文貞馮南江恩皆文字交
帶亷命請隨從之僕公命二人往行或更請輒曰汝欲
與人圖耶
張永思名思博學善楷書與徐文貞馮南江恩皆文字交
有節母年九十永思亦年七十馮公常邀永思飲僅嘗一
味曰母所未食余何忍食良自是馮公每召張輒以饌遺其
母
馮大理恩有布衣交曰郭默齋名濟公上疏遽詔獄惟郭
與同起居寒暄之餽五易寒暑及公得論戍而濟以勞慰
辛千旅夭公哭之慟撫視其子女成立給以田宅遇之如

家人子弟云

葉桐山爲河間通判治鹽宜府當受代日積羨餘三千金悉置不問王者道更持至中途以成例請受公曰不受美即吾側也卒歸之

曹鎬以明經知都昌縣

爭禱大磯山爲之祈嗣果舉二子

慈惠不妄笞一人邑民感頌

隱士薛廷槐天性孝友遺室廬悉以美者讓兄弟扁靖中補南京禮部儒士尚書晏霍文敏奇其文薦試鄉闈不獲售乃築葆春堂栽花以自娛享年八十有三

沈鳳峯善草書當其幅字體不束于法自成一家書最晚依晠古法今觀其作落筆頃刻數十行公自謂與

董紫岡宜陽爲貴溪夏文愍所知許以中翰會選考置名第一世宗竟點第二三名後置名第二又點首尾二名遂棄歸終身不得仕宦

彭魯溪應麟袁與山社友也與山子福徵年甫八歲常侍燈心徹夜夜花開因何雨露彭大稱賞以女字之後翁婿同側自稱小相公彭因試對曰願爲小相袁答曰竊比老彭彭又見其書腳經年葉落爲恁風霜袁對云

登嘉靖甲辰進士

朱文石大部藏書甚富多宋版鈔本後散落人間皆有朱

氏印記一時收藏家文石及何栢潮舜又有董栢山重價購書校讎於朱鈐不去手董紫岡張王屋有疑必就相質亦博物君子也

唐大行忠大字後九年忽憑其女言晉事陸文定公往問隔帷曲語曰我之帝所帝以我嘗晉祭第不一日服官于忠本孟又忠我平生不戒食犬令得罪散班凡三年稍遷一職又一年滿擢風雨宜作滿後賜休沐數日我以是乘際得歸恐兒輩不曉大道寬行取船特來教之又謂女曰汝昨以病祭神所宰家印其婢也婢以罵主得譴當為豕被圈仰取汝舍之血餘當以大道處之後果然

城徐公[illegible]親當聞之[illegible]

生客入爲戚曰我生前往[illegible]

帝所錄大凡齋食皆有盛取其不作案也居數日忽告親當門我往矣力行善遠報周貞靖先生思兼海介[illegible]常閒閣食牧頗作書畫自娛欲得之者當托所知以[illegible]乞以去有得其畫扇後半題其令字將以晒[illegible]先生作色曰如此公會可筆墨相贈耶竟取扇裂之自[illegible]後入多有文學第五孫裕度字公達能世其德以行益見重于時善楷書題署畫學陳白陽與往[illegible]午廟有山水年八十二而卒子

孫羣從能書者甚多

嘉靖甲子元旦貞靖肩輿出市中仁賴少年指曰夫夫名爲善者吾試衆辱之乃呼其名貞靖歸名其人好論之曰若幸遇我毋犯他寇恐不汝宥也笑而遣之其人從此

白賁

泰鳳樓先生嘉禧手鈔書甚多常見吳寀志三卷楷法學趙吳興卷尾八分小字二行尤工宋幼清先生懋澄題其後曰此泰侍御手書蓋先輩之愔愔于文獻者校所書年月隆慶壬申是入御史臺後筆也

高南石選學正傳之孫爲澤于綢繆姻族惜囊多食其惠島寇屢官非其好也退而爲澤于綢繆姻族惜囊多食其惠島寇之後連遭災祲倡義設粥全活無算徐文貞爲首揆欲更定賦法以甦民困公請朔立定官甲金錢潛衆皆令自輸而後里中止督民戶不復以緡紳逋賦爲累至今便之

四義僧舍利墳在佘山之北嘉靖癸丑知府方公廉所建皆征倭死事僧也徹堂一峯劍門人眞元湖廣人了心杭州人馮廷尉遇爲之銘

上海姚昭字如晦世業儒而貧昭讀父書輒嗚咽流涕事母孝所得廩餼悉供甘旨常有巡撫行部詢諸生以民窮財盡宜如何昭進曰誠如公言顧聞公進羨餘一千金助

大工是安從得之巡撫愕然徐曰贛哉此生及卒門人私
謚爲希廉先生

周楡字永新賢而好施常行用閒得遺金乃僧募貲跡而
還之一日操舟入城舟尾鱗次不得渡有閧者迫甚問其
故曰吾婦産且殆求醫不得前楡即舍舟假之謂曰吾居
周家藻里爾暇以舟歸我竟徒步而還年八十一先一夕
沐浴晨起更衣禮佛趺坐而逝

嘉靖壬子春徐長谷獻臣同二友人步郤治前見賣鱉
魚者徐問曰吾松向無此物汝從何處得來對曰網之黃
浦中徐嘆曰介曹之物忽至兵燹何憂也同行者遥其言

明年癸丑倭亂

薛頭陀曾石塘神將也曾駐錫惟難辭遂棄官學道嘉靖三十
三年隱松城顧左山中立館之神氣充然時抵掌休休自
樂亦能前知人問避倭當何往辭曰只此可居後寇充斥
城竟無恙

吳石湖先生居北俞塘倭寇入犯時獨與七歲小蒼頭坐
浩然樓上讀書自若已而數倭闖入見壁間有所畜蜂
一房以刀擊之蜂擁其面倭驚仆草中已而羣倭皆共擊
蜂蜂盡出螫倭面目臃腫俱相戒不敢犯以此浩然樓獨
存面東西五里餘俱免焚翊先生有圍蜂逐寇歌

宋錦莊乾天民先生子也篤行長者當倭亂時舉家奔避公薾寒乃去又蹇干行被執賊握其手卷然知非常人求貨加迫公指灰中積盡畀之凡十餘箱賊驚喜過望至鹽鐵港畀之羽箭囑曰遇我國人弟語之曰古馬帝東則無害已而數遇賊語之果免歸置箭于門賊不敢入錦莊弟名坤其夫人唐氏讀書有智識將避寇義興遺羊豕數頭鷄鳧倍之并置宿釀畜網罟馬賊至灌從降人以酒無恙咸大喜乃割鮮張魚而飲舉刀刻其堂西北柱作劒形長丈餘曰此賊入堂中見柱上刻輒引去故宋氏兩居皆獲全

倭亂時所停輒城衆皆來戶以貯者卻徐海也

其上名曰定倭墩

嘉靖乙卯徵兵氏兵至有司以聖大使臣中朱察卿詩有云帳前壯子金刀薄圖外將軍斗日久誅茅因縛犬

乞兒眠草爲尋虵

青浦顧文陞字履階嘉靖壬子舉人謁選授禮陵令介潔有聲改寧國教授告歸杜門足不履郡邑家益貧然好賙恤孤寡年逾八十忽辟穀二旬餘具衣冠盥漱端坐而逝

楊中丞豫孫室張恭人讀書能文中丞無子其弟井孫與亡賴汪孝邢驁方謀行

驁無行常覬覦其貲中丞卒井孫

劫而張恭人爲文祭中丞引雖有親弟安知其不爲虎二
語遂謀殺之夜半汪孝那數人緂室時張恭人防變夜常
假寐遽起走避鬻倒捽之碎首于檻目濺及門邑侯聞公
廷壁捕孝鬻鞫之具得井孫謀俱論極刑方井孫舉事
李其實爲謀主後二十年李成進士患目疾不得廷對歸
或使以蒸餅炊熟熏目試之良快忽首仆觸餅著于目出
睛而死

俞明時弱冠就學郡中舍于諸父家隣有美女日挑之明
時佯勿睬無何夜有叩戶聲明時曰男女之
江妓愛飾其地叹何緣爲此明時笑曰男女也明時曰男女
踰年于歸卒爲賢婦明時友人魏語替其明
李公特書高士旌之

余采字元亮方正學八世孫剛毅有志操不妄取人當與
婺士同舟其人道卒采出資裝含殮歸其喪以歲貢歷教
江右聞粵屢著直節

吳大仲號吳江少習舉子數奇棄去會松司理黃公摯嚴
督學南畿知郡中有二儒一爲朱大南其一則仲也命有
司禮聘入庠仲獨固辭銳志攻古文詞爲人慷慨自喜與
人交洞無涯岸交多四方賢豪絕不事干請易簀時猶呼
其子曰公子王孫芳樹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唐人有如此

意興語乎稍間遂端坐以逝

嘉靖間吾鄉有雙雁宿蘆澤中虞人獲其一文學某愛而畜之于庭其一亦飛至悲鳴徹晝夜詰晨俱死孫文簡作貞雁篇又徐文貞爲作義鷄記

護鵒鵴鸛之文貞爲作義鷄記

鼈山人沈宗正每深秋設斷於水取魚一日見二三輩相附而起近視之一鼈八足皆脫不能行二鼈牙以鉤斷因戴水族之微乃有義如此遂命拂斷終身不復食

羣鶴旋飛江淮間爲鶴井祖飛成井必有人開者投餌取

[illegible]

有平仲攜老人俾媪者取護之覆巢成卵去其後俾老得疾氣絕矣鴿銜一芦如箸置其口老人復活或曰此東海祖州不死草也

沈虛明爲嬰兒之聖戒其子孫勿得習醫常言斯道至難非其人不可授也高足弟子惟華亭王一鵬上海盧金墓與一鵬等而命運奇蹇貧窶之家乞其藥無不立起若受人錙銀之贈即症候變易相反雖深知其術愛其人者莫能爲助以此窮困終身今後人猶世其業名于上海

遺事下

隆慶二年盛重之母有心疾痛不可忍重之彷徨無計夢人云鵝血可療方夜半無從得鵝自念我鵝者我也乃割左臂血瀝酒進母復割肉作羹進之病尋愈

隆慶壬申壽光張公燭知孝亭縣各櫃收頭餽羨金千餘兩臺門補別稅額臺使旌之循故例也公悉籍其數報于

曰塵視千金今尚在公署退食堂

潘恭定公八泰同年嘉興吳公獻泉華亭徐文貞公年俱望八相約往賀不欲入城恭定乃即西門外建堂三楹款

之顏曰三壽

顧鴻臚從德別號方壺山人博聞多識家藏秦漢印章至二萬餘集爲印藪六卷行世其以古印印成者爲最今不可得摹本亦精工篆刻者猶珍之

海忠介瑞撫吳意在搏擊豪強而兵備蔡國熙承高新鄭風旨首發難于徐文貞于是乃風特熾告訐無虛日或投柳跗牒諷之海公殊自悔乃盡焚訟牒改老言此陸莊簡光祖筆也 告狀人柳跗告兄弟二人倚父勢侵佔事極惡伯喪未滿隨天色晴明水面無風嫁被惡來告發惡又賄求僧俗代聲勢發掘許由墳兄柳下惠捉跗箠禁孤竹君歷代得免今日挽出惡水牢絕粟日夜猫加炮烙極刑逼獻首陽山澈田三百餘畝無變柔懦俟虎狂切

相傳長洲爲由拳舊地漢末漏隄每天色晴明水面無風則水底磚石歷歷可見萬曆元年建青浦城父老言於知縣石公繼芳令入水得石甚多遂以甃城

蔡侍郎汝賢爲孝廉時營葬墓北濠葬父旁有人以積土來[illegible]鍾將半土中微露磚槨公惻然亟移原土封之不復[illegible]

林太僕景暘爲人敦慤有德於鄉雅負倫鑒而喜獎後進延文士與子有麟爲同學每舉社必晨起滌几席設楮墨既就坐供客具必親閱凡三命題期以酉刻畢既畢則引大觥酌客欵坐密語皆稱引古道往事相慰勉深夜無倦

容與其社者張宗伯鼐之鄭憲副棟杜方伯喬林杜駕部士
基姜中翰雲龍錢比部大忠不得第者惟李紹文一人

萬曆中有欲設縣於金山衛者陸高士應陽建議爭之而
言者不已林太僕時在諫垣貽書當事力止之得寢書畧
聞議者欲割華亭之東南置治金山分繁殺劇大遠即近
其言似出於便民竊嘗詳之以爲有不可者四朝廷置一
縣有一縣之費今自縣令而下不滿尉史之屬俸薪幾何
胥隸民壯之屬糧給幾何自縣署而下佐貳首領廳解之
建置幾何學校即仍衛舊廨獄倉廩之建置幾何皆
未易一二數也其病國而不可者一國家不能別損度支
之費勢必取於小民有司不能借額惟正之供勢必出於
加派追呼百出財力交困其病民而不可者二民之所供
者自令而上聽府道院吉凶軍賓之事在縣無所不蹈其
力車馬供張之具于縣無所不用其求不過此一縣之民
頭令出兩縣之費此其不可者三狙獪之徒充爲吏胥游

士下而醫卜星相僧道百工技藝以至四民之外地方無
其人或依此不相領之處無也
也題以爲相國益民
此有法則國課自清
未有出於胥吏者也
後能而思使明上下
難故願領之於本城地方
萬曆中唐文恪董文敏徐文定張瀛海以誠黃穀城體仁
以名宿不利場屋入北雍得
文敏
事
李仲

不能
族
喻公　衣其門
諸司理　性孝友父喪
其堂　生時每患熱蚤
父撫二弟如子
徐鴻漸二弟相人
案無戲具門無雜賓
罷取適用
及劇賊以賂伯氏有
及劇賊以賂伯氏有二妹
及劇賊以賂伯氏有二妹
及劇賊以賂伯氏有二妹

居三日而
行獄四
又試明
鹽以選在
又申狀巡按御
毛發自隆已
者教之教之不改而後誅之然子羔之
恐馬伏見而上演令放選滯治五年雖大辟者七十餘人
令其人而無覺乎又安訓導之道何居且安忍其不濫
德科後二十年舉鄉薦爲靖江縣諭修德爲善常事
丁瞻貧籠改滯粟正上宜見人稱之明允子起龍孫鳴珂
咸仕于世
青浦元夕舊少張燈者公隆作縣多惠政民頗康阜市
始有燈公乘月出遊時錢午江師周年八十四赴鄉宴入
縣信步訪之錢留小酌口占云一入花封地珠燈繫玉樓
傳
疑
古揚州酒罷同行街徧更
縣中父老王溥收捺浮

細亡
王世菴治家鄉薦曰不問生產不飾車騎入以眞孝廉稱
之後知中牟縣值歲荒徒步阡陌間招集流亡捲囷賑飢
甚有惠澤
華亭奚夢芝字一欽母病篤夜籲天復收瘞遺骸爲母祈
福母夢神人鍼兩頤及膝病尋瘳收貧乏撫養之一治卒稱
賃治喪適俊慈臨城閭圍狀極慘督以筐籠瘞之暴
卒籍而歸其子萬曆初舉孝廉文貞公孫博學工詩文詞與方學憲應
徵北上同舟論文貞公詩學憲應聲曰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徐敷訓字欽甫侍御宗魯第四子事母張孺人至孝其旨
盡力疾則躬自扶掖食不下咽衣不解帶者浹月常中夜
斝斗乞延母齡居喪哀慟絕而復甦邑侯俞公思沖旌以
孝行所著有白厓稿

奚貢士振族字玄超少有介性雖大匱絕不向人乞憐雅
好南華杜律出入必以自隨所輯有子史雜藝死說錦
笑談雜錄春秋類鈔

秦瀏陽國士端恪自持砥行不苟從父鳳慳公無子謀之
國士國士以貪貧自矢堅瀏之俗民風樸陋族人爭訟嗣子
以田宅立券愛國士為人所紿遷知瀏陽民風為之變
丁道亨奇逢知賓州有鬼童以厭勝法咒人家立斃其者
祕書及吳氏墓厭勝桃椎于是妖術屏息

郁履吉純登萬曆己卯鄉薦好古嗜學事親至孝其丸
終身不更娶與人交真愨而有禮喜獎與後進然自處介
潔不輕以一刺先人既歿陸文定為敘歿竟日曰此真孝
廉也

萬曆丙戌唐文恪公大魁天下而青浦顧振宇鳳翔登武
進士楊第一有司欲建文武狀元坊文恪公辭之是歲壯

孺慄時騰以石埭掌教與子宗彝孫士全同試禮闈
萬曆丁亥四月南禪寺僧忽夢寺中伽藍神曰其日異之至日市饁餌令繼松往
雷擊死繼松可命之出僧大異之至日市饁餌令繼松往
鄉探親不言其故明日繼松復來主僧歷扣其所見云至
途中雷雨大作避入小廟適見蟻千萬沿途將糕餌之雷
亦收聲餘無所見主僧驚喜以所夢告之繼松從此戒悔
長齋以壽終

上海八團民蔡蘭者見隣人王才家頗裕偏萬曆戊子歲
荒民聚劫蘭以飛語嚇才寇且至王懼私贈以金翼日蘭
防察衆初狂後蘭忽暴疾死則見夢于妻曰我負王何命已
訶衆大生其家妻偵之果然王知爲蘭所賺也以葬蘭門之大

軼聞

萬曆戊子朝廷因直浙水災出內帑十萬大僕寺馬價二十萬遣給事中楊文舉賑濟時餓殍盈路而文舉乘樓船擁傻伶所至張樂宴飲在松經旬第遊九峰間貧民無一被澤者郡縣則衷所贊金餽之各曰亥餘民大失望後言官論劾降邊方雜職

萬曆己丑六月華亭治北宮廟姓家牛一卵大如毬堅如石甲辰九月金山衛馬生二卵大於拳半不可破馬卒力破其一五色鮮文泰昌改元九月上海杜氏有馬

孕而病及產一胞馬自以足破之得石子十餘枚大者稍類雞卵而匾色蒼潤如玉小者差大于菽耳按輟耕錄此名鮮苔蒙古人祈雨用之順治三年南橋有馬亦生卵數枚近猶有藏之者

萬曆丙申十二月二十三日淞塩潮音閣人士忽現白毫光如疋練長百千尺是日風從東北來幡幡反飄東北萬曆丁酉上海徐文定領解順天青浦呂兄孝領解南畿甲辰進士入翰林者文定與張侗初弼姚信安二憤其三入皆盛事也

後致頻松再上陸文定嘉靖癸丑探花及第辛丑會元壽九十八亦及見辛丑進士姚方伯永濟萬曆戊戌登第壽九十八亦及見順治戊戌進士

高尚之新孝康謁郡侯公服皆用花緞徐厚源禎稷獨衣茜市絶許公維新特與揖曰君真世家子也又有謁縣令者風捐紹衣鮮麗熊公劒化一見即出或訶之曰適賓

館中有婦人不便周旋耳

許公在郡日張堰吳氏以繼嗣爭訟兩造時出　違譜言

吳白太伯始封至今其正嫡應繼云云公判其牘曰太伯潛逃啓大吳余從牒譜羨雄圖子孫在違猶爭繼讓國當

年事有無遂各媿服求罷

許公常坐早衙見與聖院浮圖上有人盤旋使隸攝至具言爲寺中磨治墁頂公熟視良久問其姓名居址命里鄰具狀管狀存案以其人矯捷不架木而升也其防微周密類此

治河莫難于遏土許公濬河時造舟募工擇無業荒灘棄之每舟給與印票書所載土及傭值之數運畢驗票給值故河旁無留土久而通利其灘積高遂以葬無主之喪超果寺兩廊旅櫬累百一日盡空又老至今能言之

明河在縣治普照寺南先是有疑曰明河通出狀元及許公濬河盡復禮跡幸五張當論以誌盛大魏相傳錢鶴灘亦以此河通時及第

施叔顯大諫幼穎悟十歲能屬文二十鄉薦不數年遂閉戶訂老莊寒暑不輟父沒三年不御肉子紹幸字子野工爲詞曲有花影集

顧成憲字幼章文譽籍甚執經者雲集常著藝林剿語十二卷邑侯顏洪範輯縣志成憲實佐之蓋留心史學者萬曆甲辰以貢授應天訓導

布衣張朗性孤介不樂與俗伍家貧以醫自給常棲息僧寮閉門讀書傲然自得能詩舍行楷書自成一家癖好蚤

吟自名其館爲鳴秋有蟋蟀詩首卒葬東佘山章台鼎封其壙而樹之碣周紹節題曰貞隱張希周先生墓

鄭鴻修棟爲紹興知府海濤漂溺民居躬治堤防悉以羨餘贖鍰及僚屬捐俸爲之用鐵千斤木石各二十萬工用三年而竣民不告勞至今稱爲鄭公塘後以不阿上官罷歸

小蒸西市惠安橋圮萬曆乙巳里人俞姓爲首募造余前源同竣其事先是有支流名曹墳港行船者間水中沸鳴跡之見水清徹底下有石塋潔若欲浮出街約重許其石塋潔若欲浮出

諸物以供俎豆一元宇遂用覆橋血因名朝

大百後街影迷失水亦濁不復沸鳴矣說者謂出拳縣故物也

萬曆乙巳府城有劫盜先數日有人載稻草灰堆積東城下高甲大小不一是夕羣盜自城飛墮灰上安然而去

萬曆丁未四月龍蟠禮埠淮浮圖上雲霧四合但見其尾食頃乃去埠頂回闌俱有龍爪蹟

嘉靖壬萬曆中歷宦吾郡長于詞翰者郡守則熊軫峰宇劉沂東存德愉楓谷均許繼齋維新莊赤雉毓慶郡丞則靳兩城學顏馮少洲惟訥司理則黃翠巖洪毘吳悟齋時

來陳楚石懋觀范幽雲守已邑令則華亭楊廬山瑞雲熊
際華劍化上海鄭思齋維書青浦屠赤水隆王遂東思任
郡博則程南樓嫗邑博則華亭陳貞亭師上海徐儆弦常
古帥撫臨池者熊劉瑜許楊王程及賈春峯待問
萬曆間郡中藏書之富者王洪洲圻施石屏大經宋幼清
懋澄俞仲濟汝梅四先生家爲最幼清先生尤多祕本及
名人手鈔楹楣御刻石屏先生毀後子沛然復購益之其
書日四厨高五寸許石屏有收藏印章曰施氏獲閣藏書
古人以借鬻爲不孝子潯猶存子孫其永寶之沛然置書
亦以此卽子卷首合敬鉄畫像贊曰唐陳雅隱古逸懷昔高戶鈔之十一史全
杜後城先生曰唐陳雅隱古逸懷昔高戶鈔之十一史全
本精好絕倫雖隆冬盛暑每日必窺一版未嘗輟前
輩勤而有恒如此
張見峰先生德璨嘗言昌易衙白牌弄地下風皇山木幾有
蔽虧卽所定穴也時王達宇先生善繼亦精于相地
宋方林先生堯俞葬江石劉小僊所擇王達宇先生參定
之用丁巳丁亥分金時幼清先生艱于遼子小僊曰生子
在巳年以亥年貴後果丁巳生子衛疑鄉會試無亥年及
順治丁亥開科仲子徵典登第其言果驗
張所慈思敬娶許氏女卒卽殁分授白金思敬曰此許氏

物也立命還之從父給諫承憲有門生典試密寄關節一紙給諫子幼召思敬授之謝曰以此而得何面目列縉紳間竟不受後以貢司訓陽信委署邑篆以清節稱

黃孟威廷鳳爲大理同知定雲龍州之亂改世官爲銓授鹽井課不登臺使知其能特以委之爲削耗羨浮額三月而辦歲課什六會中州王彭伯掌銓欲覈實績以洗宿習得超擢武定知府其在江右有學博羅君盧君及贊守李大樸陵雲爲御史旧過途州同知自以前嫌必當被劾及君之喪在滇中有睢寧令別駕卒官爲捐俸歸其櫬於戴初巷夏躍淵授經殁弗克葬悉營辦之皆今人所難後巡按福建而州守爲汀公行部至旅見畢復召入語有已登啓事幸自勉勵竟以貢授袁州通判嘗攝諸暨邑以廉能稱後遷知涇州嶽嶽與制府抗量移楚中念母老遂致仕歸事母至孝年已踰杖嘗左右扶掖起居飲食必躬親之先留意延之家塾以貢授袁州通判嘗攝諸暨邑以廉能稱後遷

甲申賦稅深以每歲會計不定爲民病著草給由單識每遇上臺輒侃侃陳說無所忌諱

葉春及閩憲有聲之父嘗宿海上邸舍壬人由追逸僕獨

少婦在日且暮矣蕃春渡浦避之時甚風疾雨足繭血濡無所顧又有妾媵與嫡忤時時詆讒迷失道夜暝蕃春圍中密召其夫與俱歸曰母箠楚更聞諸人以垢汝其質行修飭眞有古儒之風

郡庠生丁文顯遘疾一日語家人曰我前生袁州貳守郡守與通判有隙中傷之戕本知其枉不與辨釋以此過判冤終莫訟之冥司今郡守已逮俟我証明緣城隍神有激候臘月廿四日結斷至廿三日云郡倅已在門遂卒

趙文敏常寓金澤寺萬曆中修寺于藻井間得其所書梵金剛經一卷識者曰此子昂眞蹟也以二十金賞之

顧氏有棄性者居時側偶見羅漢脚有[illegible]

朱司業大韶家多古玩左[illegible]子以弟大英子爲嗣婦家平湖陸氏也財誣搆大英于獄禍且叵測大英出寶玉爲詩訟稍解竟擬戍後大英子本洽成萬曆癸丑進士官刑部郎上疏白冤得贈官如例適陸氏子爲少年所誘繫松郡獄其叔父簿過郡通姻好因歸璧并以千金進本洽哭奠家廟擲破其盃以其金置田贍學宮

時論多之

陳守眞年七十有五猶童身也事母孝歲種木棉半畝所

穫恒倍藉以養母當鉏種高擊木魚祝諸蟲遠徙後守員
坐化百千人送之用釋氏法茶毘竟猶端坐火中觀者驚
異其里同時有張姓者萬曆甲寅年百有三歲矣每見守
眞以兒輩呼之

殷錦華亭新塘人貧農好施六十抱疴命次子性德披緇
代進諸名山香數年始峙錦喜曰我願畢矣遂沐浴焚香
端坐口吟曰世味已知雞肋淡人生何用馬蹄忙又說偈
而逝時年七十有五

高居間西郊修船浜上有捕魚者晨起無意果有姬七月裸
抱不恐不懼然此婦攘抱不已捕思者夜間鬼云我受苦一年
今代我
者又有細布重裘死則一家皆散吾寧再伏一年日日有
入從橋端跳下亦不死是夕鬼向捕魚者索飯云我在
念諸神爲奏上帝帝命將下了
之明夕鬼又來別云我已作泖
高曆已酉有奸人請殺絕田可得十萬貲以佐地方緩急
知府張九德檄三縣荒勘雖參契灼然者告詰蜂起人情
洶洶至欲剽刃但議之人而轉展枝蔓猶未止也時山陰
王思任爲吉滿令詣府具言曰此絕田可問哉張公悟而遽止
李又過高曾祖考竟復有絕田

情始安

景泰中周鼒事泰年九十九萬曆中韓敎授士元年九十七皆明經也青村高橋人張爲禮年百有三歲以三月十八生亦以是日殁又有王道人常在華亭五里塘廟往來正德十三年生泰昌元年卒亦一百有三歲

華亭黃鑰字愼之嘉靖己酉重九日生少有全眞道人謂曰汝當九十八末年一年作兩年曆日看至萬曆庚申八月以後爲泰昌其言果驗明年不

中翰陳獻之有僕李觀素敬愼不解帶及卧榻後數日而愈或嗟異之曰主

肉投劑申進之獻之頓覺神爽數日而愈或嗟異之曰主

僕恩猶父子分內事也

萬曆庚申秋獻之病劇觀衣不

天啓癸亥四月八日華亭郭侯如閩試儒童于郡撫行臺

爭相凌辱童生錢肅錫許弘緒王台叙趙文孫陳天錫泰

司孺顧問葉有煃陳啓光王琚莊兆永昌王琳楊臣國凡

十三人皆蹈藉而死邑侯悚悔爲文祭奠于院門張郡侯

宗衡復爲賄鄙發帑召僧資薦郡中士大夫各爲文致祭

弔輓成帙日惜士錄

張建寧元玘產不踰中人好行其德徐方伯汝龔殁後家

貧弗能葬公爲舉其三世十喪少從徐文定及張方伯所

望學兩公著述多屬纂訂暮晚年頗作畫殊有逸致

華亭徐炯倜儻好施振人之急惟力是視貸責不能償者多出券還之家居南橋常以事至郡所過津梁十二皆圮毀不治嘆曰風雨冰雪中病涉者多矣遂捐貲悉創石梁里人至今賴之晚好天竺之學年八十六無疾而終

徐銘恒字聖初鴻洲先生孫也崇禎庚午春二月三日病亟見一人持牒招之出至海濱偕行者甚衆其人出牒云不能陸行者註明入船徐即自註病損無力遂從舟行得見全牒首行硃字曰公勾事共八百二十人本郡有八十七人中又分總先平八名徐在第十六第十九名下加其住址至二公署署極北人名其貴人爲首使有司加敬而處無人所稱罪犯者械而閉之餘則任其自便呼土人爲聖門子弟門寅使不阿也既又見一老人謂曰汝家上牒岳府已准行速歸之西座第八神此善神也或可生耳老人自云姓蔣行二今爲此中土神感而曾祖讓居之鄰故相周旋遂蘇初五日矣其家果陳牒岳詞而不知讓居事詢之鄉老始知實有是事果蔣姓也時徐之舅唐孟祁來視疾徐謂曰舅家玉汝名在勾中今以陰德延算矣又有一至戚不能越五日問其名不肯對至四日而其壻高某訃至其貴人亦亡又言其生時有小善三端

已不復憶岳府亦錄入牒中爲之申請冥中善惡纖悉載記如此至十日謂父母曰冥中欲取爲曹掾其職頗不惡岳府已作牒付之日中當去矣至午而歿唐玉汝名鉉時入閩中有屬以薦名入泮者而其人已見錄唐歸遂以所贈還之計其遲金之日正徐在冥中時也

崇禎乙亥好事者倡義擴城方知府岳貢銳於有爲欣然從之遂命衙官破土民皆以爲不便無敢言者錢磯山龍錫貽書止之議者憫其然不能難事乃已　書客曰敝郡告禍最慘而城中無慈一時爲桑土計者遂有擴城之議蓋亦覩其利未計其害也今執事關然舉而成之易誰取輕持與同歲乃竟

自年來生聚教訓遂庶望以觀卜之義誠無所取借曰爲杆圉計則城小難守況有前徵未可漫然也形勢既審乃論工作如北十平原曠野水絕湍流居無鱗次復堕之土隨基培築外加包甃斯足堅城所費猶省敝郡自畫編至免城南北湍流十餘道毫宇連接家墓相錯卑次就宜高廢高就宜卑當廢必西足五年編審縣官無心而胥吏之作奸大降編至隔人即此一端病民已極今則田壤十壹膴各有主戶非從大降編審之舊誰實田後之細斷可知矣又必論管理海塘土數百丈耳執事精心擇能如商任之綱如重則當論田用爰連年爽沴惟正尚不能供今所陳取則之方頻多祇十舉言稍有程額者即納贖一欵然敝郡賦役雖井徃徃而

詞隨之不更多事爭月市井商賈托業不同水次貿遷城
外爲便便使西城果藥又當橋列市二十里未闢別義興築何獨獨敝郡偏於民窮財盡
之時倡此勞人動衆之說如民居必在城內則自東關至
華陽橋閶門北兩關亦復簡比又何獨憫于此而忍於彼乎惟執事酌
其利害之輕重念此民勞特行停止如曰大事非計日可辦始試嘗之
以示有爲而已非敝郡所能也

三矢志自守里豪徐洪覘知氏有容色賂士柏兄有筠謀
納爲妾與俞媪設計劫致之家氏守死不可犯洪怒以予
貳奴脅而死者使逼之氏求死益力其中表徐道隆聞變
吾貳父陳翁乃得歸訟于縣縣令音旨炯納洪賂枉其詞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之五十一　十九

行縣得出時巡按路公振飛行部松江乃與父奔控既投
牒即引刀自刎血殷然灑地遂絕振飛大驚悼出俸金孚
欽之時崇禎丙子四月二日也瘞于東禪寺部人士皆具
楸酹爲詩文奠之董文敏題其旌曰女中荆聶路公補洪
罪于法尋上其事建坊旌之曰炯斥去未幾死諸與洪同
謀者相繼有鬼訴沈因仲正宗記其事

吳中秀字端所工岐黃之學高仲陽三年不寐諸醫以爲
虛中秀按其脉皆洪曰此膈上頑痰也以瓜蒂散吐之而
愈李某素無疾偶過中秀家爲診視之遽問君有子乎對
曰有子十歲中秀曰幸矣君明年其時當患瘍非湯石所

療至期果驗其名與秦昌遇景明相伯仲六十年間所全活人不可勝紀少有重性情與兄常從索千金中秀檢囊中得數十金盡與之其子女六人悉爲之婚嫁有姻華八十中秀亦篤老矣猶謹視起居著有醫林統宗傷寒備覽云

華亭沈鴻性至孝其父雲棠朴誠好善里中推爲長者崇禎初常遘危疾鴻徧求醫藥弗效乃割肱肉作羹以進父

[illegible]而起更壽逾耄鄉人以爲誠孝感聞之郡縣上其事於憲司皆旌異焉鴻母吳氏亦登上壽家雖寒素甘旨之奉必竭心力又預十吉壤于西佘山父母既殁喪祭盡禮其于宗黨友朋皆篤氣誼後屢以善行被旌

荒年減價糶米其名甚美然在官有穀則可若以此禁民則人人閉糴求減而反增苛求積粟之家則奸民生心始地方之禍矣崇禎辛巳四五月亢旱米騰至叁兩一石其孝廉議捄米價方公岳貢以爲然六月朔聚議于城隍廟方公欲減至貳兩時人情洶洶莫敢可否姜中翰雲龍曰日者始議減價市肆無從轉貿小民雖持貴值無從得米今過捄之恐有米之家愈不肯售請姑減五錢方公不

竟出還府于是游手數千羣往毀姜之室劫其貲方公素威嚴聞變而至民亦不復畏會姜又出愬言衙役亦掠取方公遽還府尋遣練兵楊其出擒搶奪者衆共毆殺之乃集隸卒民壯分護獄囚倉庫俱罷午衙不視事薄暮姜氏之貲既盡厭所欲而歸者過半華亭知縣李塨亦從數十人佩刀而出步行諭之示若驅逐者始盡散去明日知縣復出西門封民間倉廒游獵復羣隨之又掠取民家屋姓米奸民至舁中飄曰官已減價爾何不賤賣遂皆罷輸納白銀倒有火耗每銀一兩出加六錢七分催經管吏胥不能無擾勞必三倍取償于民矣其後府中取法馬較定重鎚遂以雜口及比簿燔燼諸弊自萬曆初未嘗絲毫增益也華亭自羅公明祖去後日漸以多上青之弊亦在此前益四方多事始有差官承舍守催經管吏胥不能無擾勞必三倍取償于民矣其後府中取法馬較定重鎚遂以雜口每兩頓增三分則自壬午年始

松俗頗尚淫祀信師巫城市鄉鎮爰迎神祈賽盛飾彩亭儀從沿門拜祝因而射利男女聚集遠近若狂舟車飲食又糜費亡算崇禎庚辰封澳塘楊某以病禱里中神廟入

神托夢擇婚屬意某氏鄉里愚惑畏以楊爲主媒具六禮
花輿將送女嫁神好事者飛舸四集列火炮鴈矛戟以數
百艘翔守方公岳貢正首事者以法乃止又當春月徧處
架木爲臺演劇名曰神戲此二事方公在任悉嚴禁之固
善政也

府城隍廟向極嚴肅崇禎末年忽于二門起樓花向演劇
賽神小民聚觀南向而坐殿庭皆滿譁呶嬉笑自是頗生
慢心瀆神非禮惜當時不禁之于始也

海上故俗多倚巨室聲勢因委身爲僮僕歲有進奉崇禎
癸未神神聞有唐觀者首發難抗其主橫行鄉曲知府陳
公亨密檄斬之未幾復有李觀者以索身券爲名乘機鼓
衆燒廬舍刼貲財數日間騷動鄰邑王中翰逢年家被焚
後民陳汝賓等陳公方攝兵備事選水陸營將統兵
[illegible]長及其黨錢四顧潤金刀等悉斬之亂民乃戢
[illegible]奉貲于故主

誼以尊[illegible]始于周世然惟大夫以上有之故位不副德者
又有私誼都中先哲在元有貞素先生曹知白正節先生
衛富益商絅先生衛德嘉明有苦節先生沈易文懿先生
殷奎孝康先生何震貞孝先生張璐貞靜先生李年安孝
先生姜大順苦孝先生馮海貞憲先生徐獻忠貞靖先生

鄉賢

周思兼孝廉先生姚昭蒲懿先生俞汝楫貞簡先生王